



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卷之百十二

湘鄉

蕭智漢雲澤氏纂輯

男秉信明甫氏校

上聲

十七條

趙氏

出自嬴姓顓頊裔孫伯益帝舜賜以嬴姓與秦同祖阜陶阜陶十世曰蜚廉蜚廉二子一曰惡來惡來之後為秦二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得幸于周成王是為宅阜狼阜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為周穆王御穆王賜以趙城為趙氏趙城今晉州縣造父六世曰奄父為周宣王御奄父生叔帶幽王無道去周如晉為晉文侯御始建趙氏于晉叔帶五世曰夙晉獻公賜之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衰事文公為原大夫衰生盾為晉正卿盾生朔景公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一

三年晉人攻滅趙氏朔有子曰武韓厥言于公更立之後亦相晉是為文子文子之孫曰簡子鞅簡子卒子襄子毋恤立毋恤傳位于其兄伯魯之孫澆為獻侯獻侯居中牟其地在漯水之北獻侯卒子烈侯籍立周命籍與韓魏並為諸侯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卒烈侯太子章立為敬侯敬侯始都邯鄲邯鄲今磁州縣十一年晉亡韓趙魏三分其地敬侯生成侯種成侯生肅侯肅侯生武靈王武靈王傳國于子何為惠文王惠文王卒太子丹立為孝成王孝成王生悼襄王偃悼襄王生幽穆王遷秦併六國滅邯鄲遷兄嘉立為代王秦復滅之自襄子已下六侯四王九十一世秦併代使嘉子公輔主西戎世居天水其趙宗散處者皆以國為氏居涿郡者後有天下望出隴西天水又新安趙氏後徙京兆又南

陽趙氏世宛縣後徙平原

歷代名賢

周

趙夙事獻公獻公十六年夙御戎以滅耿滅霍滅魏賜夙耿以爲大夫趙氏由夙始夙之弟是爲趙衰衰字子餘諡成故曰成季嘗爲原大夫又曰厚季驪姬之難衰從公子重耳出亡惠公十三年公子圍自秦逃歸秦伯召重耳于楚歸女五人懷嬴與焉重耳欲辭謂衰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秦伯將饗重耳重耳使狐偃從偃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秦伯饗公子如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二

饗國君之禮衰相如竄卒事明日燕秦伯賦采菽衰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衰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衰使公子賦黍苗衰曰重耳之叩君也若黍苗之叩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若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衰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文公元年秦伯納公子公子人立是爲文公明年定周難殺大叔帶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冬圍原原降公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

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以衰爲原大夫四年蒐于被廬作三軍公問元帥于衰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厚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公使衰將下軍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以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公使衰將上軍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偃辭以狐毛乃使毛將上軍偃佐之毛卒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藏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八年以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及狐偃卒公曰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

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乃使衰佐上軍文公薨事襄公襄公三年秦孟明視帥師代我先且居將中軍衰佐之敗秦師于彭衙秦伯猶用孟明視視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明年秦師伐我我師不出六年衰卒諡曰成

趙盾衰之子宣子也初衰從文公奔狄狄人伐虜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文公公取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及文公入衰後妻趙姬請以爲嫡子衰卒盾遂嗣爲卿初事襄公襄公七年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易盾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也盾于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通逃由質要治舊滂本

秩禮續常秩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處父與大師賈佗
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是年八月襄公薨靈公少以難故
欲立長君盾曰立公子雍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盾不
可使逆雍于秦射姑亦使召樂于陳盾殺諸郟明年秦送
公子雍穆嬴抱大子以責盾盾與諸大夫患穆嬴且畏偏
乃背雍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董陰盾曰我若受秦秦則
實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遂敗秦師
于令狐秋八月盾會諸侯盟于扈靈公立故也靈公二年
盾會魯公子遂于衡雍三年楚伐鄭鄭及楚平盾會諸侯
之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六年秦以令狐之役故伐我取羈
馬盾禦之秦師夜遁盾嘗言于公以韓厥爲司馬是役也
盾使人以其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
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盾召而禮之曰吾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四

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
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
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
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
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八年盾會諸侯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納邾也邾
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
定公捷菑來奔秋七月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
邾邾人辭曰齊出纍且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十
年宋文公鮑殺昭公明年盾請師于公以伐宋公曰非晉
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
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
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

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使荀林父會諸侯伐宋猶立文公而還十三年陳宋受盟于我而鄭及楚盟秋楚侵陳宋盾帥師救之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四解揚我師乃還冬我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公侈盾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十四年秦伐我圍焦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闞椒救鄭次于鄭以待我師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公不君盾驟諫公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遂自亡會趙穿弑公盾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四年盾及衛孫免侵陳六年盾卒諡曰宣

趙豹惠文王之母弟也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豹爲平陽君惠文王薨孝成王卽位秦軍臨韓韓恐請効上黨之地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黨守馮亭陰使人請于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于王惟王才之王喜召豹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于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兵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未見一城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

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秦王怒以兵遇趙于長平趙軍戰不勝都尉係死王使豹與秦講發鄭朱入秦秦內鄭朱而趙卒不得講攻趙于長平大破之

趙勝平原君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于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家有甃者桀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甃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六

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甃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斬笑甃者美人頭自造門進甃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于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人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備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于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

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七

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于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

以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平原君既反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
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
君甚慮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
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民
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
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
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
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
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
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
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

氏姓譜

卷皇

七條 趙氏

八

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
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
趙國無憂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
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
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
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
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
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
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
辯及鄉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趙禹齋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周亞夫

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大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呂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適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劓蹙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充國曰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九

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乃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呂問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血上聞之呂問充國對曰羌人所呂易制者呂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邇定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寧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

美可其擊居之。呂此觀匈奴欲與羌合并一世也。問者匈奴困于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呂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由鹽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呂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廼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呂發覺其謀，于是兩府復自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曰：「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于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十

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曰：「騎都尉將騎三千屯脩羌，至浩亶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合居。呂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于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雖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土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備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呂次盡渡。虜數千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

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侯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郡都尉
府曰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
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
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耶充國子右曹中郎
將卬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竝
出絕轉道卬目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
合疏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
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
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目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
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並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
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
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干錢又目其所捕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十一

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呂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略者
解散虜謀微極迺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
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
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
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脩南山北邊空虛勢
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
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
目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
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
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
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
令與校尉目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
目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

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扼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干載不可復而武賢卽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人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間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卽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遷擇良吏知其俗者撝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卽書敕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十一

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卽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娣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卽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人解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竝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竝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卽將胡越飲

飛尉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旣得讓目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目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殲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目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目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

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躡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目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目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卽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目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取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取

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
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是旣然矣
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
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
田奏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
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十二便聞之虜雖
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
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
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復條上之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高

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
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
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是報充國
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
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曰
愛上曰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
恐虜犯之于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卽出擊強
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卽斬首降者
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
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
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湟河湟飢餓死者五六
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
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

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曰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乎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曰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其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羗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離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呂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

民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七

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曰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李巨廉絮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

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
聞之先風告建不改于是取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
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
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
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
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目與議定策賜爵
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
賊前二千石莫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
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
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
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箠及得拔書削
其主名而託呂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
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呂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十六

爲耳目盜賊目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
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
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
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呂和顏接士其尉
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于下曰某掾卿所爲
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于至誠吏見者皆輪寫心腹無所
隱匿咸願爲用僮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
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無所
逃按之臯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于吏職
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呂得事情鉤距者設
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
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
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間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

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其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切之有頌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赦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歛塋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搃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七

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曰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嘆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弟直笑人其門屢索私屠酤椎破廬罌斧斬其門闕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蠶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

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
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呂它法論
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
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
三年蕭望之劾奏廣漢擢辱大臣欲呂劫持奉公逆節傷
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
不呂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
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
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
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
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
疾病無相距者熹曰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願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六

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後病愈悉自縛
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卽位無陰大姓李氏擁
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
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
旣引見更始笑曰爾乘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卽除爲郎中
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
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
勉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爲五威
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于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
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爲赤眉所圍迫急
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
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
之于道熹責怒不聽因呂泥塗仲伯婦而載呂鹿車身自

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呂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呂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于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卽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呂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熹乃告警呼城中大夫示呂國家威信其帥卽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呂爲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卽窮詰其姦收考于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六

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旣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于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于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爲久長規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

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入年伐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卽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諡曰正侯子代嗣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桓帝立呂定策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二

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建初初四府表薦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父卒襲封出爲宏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已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諫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咨問之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呂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鳥反哺報德况于士耶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僚嘉典之義表請呂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

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使者弔祠
寶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諡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温相
繼爲三公

隨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臺囚字臺
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
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
郡目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
忽乃爲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
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買石于吾墓前刻
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
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
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

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呂爲功
曹後避京兆尹唐瑄之難逃匿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
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
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密問岐曰視
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
孫賓石閭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呂實告之遂
呂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扈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
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
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
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譏次呂爲禦寇
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
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温
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

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呂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呂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並心同力共獎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

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于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曰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呂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于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賔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者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于時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卽每告歸常白衣步檐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目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

青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于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頭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謙恭行己類于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塋後歲餘復召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爲郎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

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廼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呂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廼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嘆跪而辭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曰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暹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暹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

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呂速朽
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廼遺書勅子循曰死卽葬平地
無墳勿卜時曰塋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吾蔑復有
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子循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
改殯祗建譬以顧命于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趙暕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暕
恥于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
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暕卒業歸州
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
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目爲長于論衡邕還京師傳
之學者咸誦習焉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
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云

友人救得免壹廼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
稱其仁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
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構脯出乎車輪鍼石運
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軫之構脯手爪之鍼石也廼收
之于斗極還之于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
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
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罍網加上機
弃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于殼左飛丸激
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
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
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
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曰舒其怨
憤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

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鄒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旣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曰公卿中非陟無足曰託名者延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尙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延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延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屣露宿其傍延陟前坐于車下左右莫不嘆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曰相明者矣陟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五

延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宏農過候太守黃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門吏懼曰白之規聞壹名大驚延追書以謝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于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曰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碑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曰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于天不尤于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闕節疲動膝豕壤潰請俟它日延奉其情輒誦來貺永曰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筆致

禮命十辟公府竝不就終于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
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誅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恥其
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
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
嚴名振邊俗呂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
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
質載呂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呂示苞苞
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呂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
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
無以塞賊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呂厲忠義
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呂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
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殲賊母畢自上歸葬靈帝

氏姓譜

卷皇

士祿

趙氏

天

遣策弔慰封郇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
殺母曰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嘔血死

國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
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先主爲曹操所追于當
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
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荆
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關羽
沂江西上平定穰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
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建興元年爲中護
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
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
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于箕谷

然歛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取爲鎮軍將軍七年卒追諡
順平侯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
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
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
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
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按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
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
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
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
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
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酬
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

氏姓譜

卷星

十七條

趙氏

七

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殷
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勝
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
輒復止勝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
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
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
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
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
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勝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
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
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
此見薄祿位不至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惟
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

乎間居無爲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尙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伺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

氏姓譜

卷五十一

十七條

趙氏

六

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鏡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典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潁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郡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密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于榮養旣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啞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隨元晉師伐秦秦將姚洸時鎮洛陽洸部將元說洸曰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戎兵士固守金塘以待京師之援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檀道濟固

勸洗出戰沈從之泣謂沈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悞後必悔之會陽城及成皋榮陽武牢諸城悉降元死于陣

趙整洛陽人符秦時爲散騎常侍常盡忠匡諫時秦主堅頗好酒色整常爲詩上之曰昔聞孟津河千里有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使令濁堅正色曰朕之過也

趙泉性好醫方極救無倦善療衆疾于瘡尤工甚爲當時所嘆服焉

趙僧巖

北海人有景行慕吳苞爲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元

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也父孝穆梁侯官令知禮帶獵文史善隸書高祖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記室參軍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知禮亦多所獻替高祖平侯景軍至白茅灣上表于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述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侯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邑三百戶高祖爲司空以爲從侍中郎高祖入輔遷給事黃門侍郎兼衛尉卿高祖受命遷通直散騎常侍直殿省尋遷散騎常侍守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七百戶王琠平授持節督吳州諸軍事明威將軍吳州刺史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世祖輒令璽書問之秩滿爲明威將軍太子右衛率遷右衛將

軍領前軍將軍六年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謚曰忠子允恭嗣

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為館客高祖崩于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于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頗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眾人之後進云革卦于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登車顧云卽以此地為定卽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人喜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入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聞至輔和太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氏姓譜

卷五

七條

趙氏

三

黃門郎逸好學風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大敗為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上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龜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為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頌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素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道渠牧健時為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阼拜為著作郎後以歷效有績出為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

柔鍾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醫之于市有從柔買素絹一匹
十四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
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
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
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儒
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于世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溫爲楊難當司馬初符氏亂琰爲
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餽熟之節必親調
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敎留輕祇常
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于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
之令送于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
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卽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
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三

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闕塋于舊兆
琰積三十餘年不得塋二親而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
事每于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
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
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塋焉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熹之後高祖父難爲清河
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也本
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
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
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
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爲雅論所歸服味
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初爲尙書令司馬子
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塵

衣帽穿敝子如給之用爲尙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尙書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卽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

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祕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卽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臺尙書徐州刺史爲政尙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尙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于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

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艸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艸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卽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隨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于代祖泓廣武令父琛上洛郡守昶少聰明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魏北中郎將高干鎮陝又以昶爲長史中軍都督周文平宏農擢爲相府典簽大統九年大軍失律于芒山清水氏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命昶使焉昶見鼠仁喻以禍福羣凶聚議或從或否其逆命者復將加刃于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氏梁道顛叛攻南田周文復遣

氏姓譜

卷五

七條

趙氏

三

昶慰諭之道顯等皆卽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四十餘人并部落于華州周文卽以昶爲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鎮將氏族荒獷昶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暮歲之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糧科發切急氏情難支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誘說離間其情因其携貳遂輕往臨之羣氏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氏帥蓋開等反昶復討平之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獍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魏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天父等討平之周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

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
修城郡守杜果等請昶爲援昶遣使報果爲周貢黨樊伏
與等所獲輿等知昶將至解修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
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
泥陽川而還與州人段毗及氏酋姜多復反攻沒郡縣昶
討斬之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氏羌
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周文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
服氏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明帝錄前後功進爵長道郡
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兵部中大夫行吏部
尋以疾卒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居河西及祖渠氏滅曾祖
武始歸于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
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于時魏正光五年酈元爲

氏姓譜

卷皇

七條

趙氏

三

河南尹辟肅爲主簿孝昌中起加殿中侍御史永安初授
廷尉天平二年轉監後以母憂去職起爲廷尉正以疾免
久之授征虜將軍遷左將軍大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
安郡守秩滿還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
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太祖聞之謂
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七年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都督仍別駕領所部義徒據守大塢又兼行臺左丞
東道慰勞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
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
射長孫儉白太祖請之太祖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
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于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
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于是封清河縣子邑三百戶十
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

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
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
是太祖命肅撰定律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家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爲尙藥
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于魏帝立義歸朝除大
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
榜惟文深及龔雋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
男邑二百戶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
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于世及平江陵
之後王褒入闕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
棄文深慚恨形于言色後知好尙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
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于碑榜餘人猶莫
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

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
以爲工梁主蕭詵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
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增邑二百戶除趙典郡守文深雖
外任每須題榜輒復退之後以疾卒

隋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爲天官府史以
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爲內史中士
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爲丞相知其清正
引爲錄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蠻叛
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
大理正尙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
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
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

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頴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據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

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噉羹者熟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卽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于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方元襲

趙張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尙書左丞張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張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

深有器局畧涉書記周文帝引爲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及班師嬰請留撫納亡叛從之嬰于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秬歸嬰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嬰蓋修守禦嬰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陳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嬰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嬰諫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鵝道伐陳剋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累遷御正上大夫嬰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

氏姓譜

卷五

十七卷

趙氏

三

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裴密奏帝從之徵賴而免裴卒不言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再遷太宗伯及踐阼裴授鹽綬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裴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爲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惠裴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姦詐裴爲銅斗鐵尺置于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裴田中蒿爲吏所執裴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于重刑帝幸洛陽裴來朝帝勞之卒于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文引爲相府鏡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府儀

同三司性疆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
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
能決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及申國公李穆
討齊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
陽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
之密白帝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閏皇
初罷東宮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
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爲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
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
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驢輜車几杖被褥歸于家
皇太子又致巾幘後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
蔡王引爲記室以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三

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
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杆之物不願侵人
汝等宜以爲誠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卻陽公梁
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
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
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既至京師詔與竒章公牛宏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
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
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
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硤州刺
史擲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
門堰蕪穢不修軌于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
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宏

諱

趙武孟甘州張掖人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放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爲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曾祖仁本仕爲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憬志行峻極不自術賈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飢憬褙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歎美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喪免有芝生壤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率遂代之召還閣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辯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完

齋以市馬規利人獨憬不然使未還尙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寶參當國欲抑爲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于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黃裳遭奄人讒訊穆贄韋武李宜盧雲等爲裴延齡擯勢危甚憬救護申解皆得免初贄約共執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帝色變憬不爲助遂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寬刑罰懇懇爲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帝皆然之下詔褒答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息上卒時稟奏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傅謚曰貞憲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

生家也得稟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狐
暉崔微並爲部刺史不守法慢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慢
失于朝及爲相乃擢微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暉方貶衢
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趙犖陳州宛邱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犖資警健兒弄時好
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
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
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
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犖爲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事會官
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
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計民有贊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
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犖擊
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四

據潞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
人大怒犖合口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
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
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
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入仙營于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
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犖小大數
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于朱全忠未幾汁
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犖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
而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與雖敗宗權始熾畧地
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賴犖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
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
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犖悉忠力以孤城抗賊

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翰調發助全忠
常先它鎮云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度破孟
楷功多巢之圍昶夜飯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黎曙決
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首數人斬級千餘犖領泰寧以昶爲
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犖
昶犖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
劭勸農桑于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
卒年五十三贈太尉

趙珣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
皆死以先冢邇賊畏見殘斮卽夜縋死士取柩以入庫有
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珣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
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遙領處州刺史昶
帥忠武珣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政簡濟上下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四

安之朱全忠表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圮珣疊甃表
壙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王渠漑稻以利
農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
忠武以珣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
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
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爲罷市

趙元亨貞固河間人祖撝號通儒補黎陽長徙居汲元少
負志畧好論辨不求聞達初游雒陽士爭慕嚮后方稱制
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不改隱者之操自
傷位不配才退處于家年四十九卒其友魏元忠孟誥宋
之問崔璩等共諡昭夷先生子少微亦與陳子昂之子光
相善俱以文稱

趙宏智河南新安人祖肅元魏車騎大將軍父元軌隋陝州刺史宏智天性孝友蚤喪母篤事其父通三禮史記漢書仕隋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卽楚之薦爲詹事府簿太宗爲太子除舍人預修六代史藝文類聚諸書進黃門侍郎兼宏文館學士移病出爲萊州刺史復遷太子承乾右庶子因廢免官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召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高宗頗耽墳典方欲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乃令陳孝經大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匹名馬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爲崇賢館學士卒年八十二謚曰宣有文集廿卷

趙昶宏安曾孫舉明經調舞陽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陽城丞賜牙緋後客死柳州踰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累旬箠之遇火費金其食爨其墓直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四

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自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果遇一老胡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塋路人流淚以爲孝感

趙德湖州人舉進士沉雅專靜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其論說排異端而宗孔子韓愈在湖請置鄉校命德爲師邦人知學自此始今郡學韓愈廟皆祀之號天水先生趙蜀安州人徙居天水母歿廬墓刺血以寫佛書及父歿益毀瘠期卒于尤遠毀瘠如其父詔表其門墓

趙鳳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黜燕人以爲兵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普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莊

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
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遣宦者命學
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
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資財固請籍沒鳳又上書
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于法不至籍沒
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
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
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
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
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
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
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于官上又詔班在
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

氏姓譜

卷五十一

十七條

趙氏

四

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
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
元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神將召至
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
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
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
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洶洶
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已
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
大恐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
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
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砍之應手而
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

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
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許直敢言與鳳素善及
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
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隣
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卽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被
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詆直史又溺于
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于客次且誦鳳鳳以其事
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
其後安重誨爲邊彥溫等告變明宗詔彥溫等廷詰具伏
其詐卽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啟曰臣聞姦人有誣
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
所聞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曰此殿
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四

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
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
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羣臣無
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
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
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
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
清泰二年卒于家

趙遠范陽人祖光鄴鄂州錄事參軍父簡章涿州司馬遠
美風儀負才任氣仕周累官吏部侍郎有公輔器宋初起
爲尚書右丞有詩集二十卷

宋

趙普字則平幽州人父迺遇後唐趙德鈞爲帥暴虐舉族

從常山又遷洛陽自幼深厚寡言鎮陽豪族魏氏妻之以女顯德初辟永興劉詞節度從事表薦于朝范質征淮南奏爲軍事判官宋祖拔滁州待以宗分適宣祖卧病普奉藥餌斯夕不離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寃啟太祖訊鞫獲全者衆淮南平復改渭州判官自此太祖領同州鎮宋州日見親用表爲掌書記陳橋推戴普先預聞與匡義拊闥入告衆方擁入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征李筠命與呂餘慶留守事平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賜第一區拜樞密使檢校太保會范質等同日俱罷卽以爲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相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每退朝慮上微行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而太宗亦至設重褥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定下太原計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若下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上曰然因問翰可取否對曰翰可取孰可守上曰以翰守之又曰翰死孰可代其深慮類若此五年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十二月母憂去位丙子起復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軍充實至開寶中獨任相位及十年爲政頗自專廷臣多忌者嘗因病駕卒臨幸適錢俶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方置廡下不及屏帝顧問之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卽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書尚未發臣實不知帝笑曰受之無妨

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會有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市屋材因竊貨大木冑稱普市貨鬻都下爲三司趙珙所奏上積前疑怒將逐之賴王溥解免盧多遜屢言普以隙地易尚食蔬圃開廣居趾且營邸店規利復以私怨誣樞密直學士馮瓚綾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穡論死判大理寺雷德讓削籍會德贓子有隣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王洞賊讎法劉偉僞作攝牒得官又庇趙孚授官西川稱疾不赴諸不法事上益怒下臺接問悉抵罪普恩蓋替先是普常于政事閣中設大盃凡表疏意不愜者投而焚之其得謗多以此普不自安求罷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更太保奉朝請爲盧多遜所毀謂普初無立上意齷齪不得志者數年值柴禹錫等告秦王驕恣帝召問

氏姓譜

卷五十一

十七條

趙氏

吳

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而上書自陳預聞顧託之事上召見慰諭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秦王表以勲舊再登元輔班乞居下從之上多普有功不欲煩以機務八年復出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作詩餞之普捧誦泣下帝爲動容雍熙三年大軍討幽薊普具疏切諫願罷伐燕之師帝手詔褒答復上表謝四年移節山南東道改封許國公因耕籍表求入覲既至慰撫數四禮畢適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欲藉普舊德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中書故事日向未始歸詔特許普至午時歸私第俄因建議趙保忠領夏臺故地陰圖趙保吉二人合謀同叛時論皆歸咎之尋免朝止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至冬被疾乞謝進兼中書令爲河南尹西京留守淳化三年遣中使及弟安易賁詔存問進太師魏國公薨年七十一上聞

震悼出涕稱其能斷大事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
益指尤美德昭事也爲出次發哀廢朝五日贈尚書令追
封真定王諡忠獻御撰神道碑銘親書以賜遣攝鴻臚卿
范杲襲喪賻賜特厚葬日有司設鹵簿鼓吹如式

趙安易普之弟字季和初爲府州錄事參軍遷河南推官
以寄理十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
轉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歷知襄盧二州就遷宗正少卿
咸平初升卿時屬籍未備奏請纂錄命與梁周翰同修爲
人畧涉書傳性強狠好談世務欲復井田之制然疎濶不
可用又詳定明德皇太后立主升祔與判禮院孫何議論
往覆卒從議晚歲進趨不已時論嗤之卒年七十六贈工
部尚書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幼孤母樊氏教之通經史登崇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吧

寧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譏國累官洛陽令具敏薦擢開封
子曹參軍邦昌僭立昀與張浚胡寅俱逃太學中不書議
狀高宗初權戶部員外郎浚薦擢司勳郎中論罷安石配
享及蔡京黨與謂時政闕失莫大于是時移蹕未定金人
數侵軼昀請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
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定所上
納之擢右司諫論劉光世與韓世忠部將互擅殺奪漸不
可長請加鞫問下詔切責諸將肅然上喜以比之李勉遷
殿中侍御史上曰昀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
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薄江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
留昀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督王瓊進軍宜州周望
分軍廣德劉光世駐蘄黃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
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今宜

以公安爲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大畧與李綱張浚所見相同適韓世忠有黃天蕩之捷呂頤浩請幸浙西下詔親征卽謂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翰林學士又改吏部尙書皆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宰相挾沮挫言官之威疏頤浩過凡千言上罷頤浩詔卽復爲中丞諭以朕每聞前代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乃見卿俄除端明殿學士金人攻楚州卽上章丐去不聽金復留淮上范宗尹度敵未必再渡卽奏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願三省常以敵退拔人才修政事密院常慮敵至申軍律治甲兵卽兩得之會論辛企宗除節度非軍功忤旨奉祠起知平江改建康移洪州京西招撫李橫欲用兵復東京卽言橫烏合之衆恐不能當敵已而果不利襄陽陷卽薦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哭

岳飛使出師旋復襄陽紹興四年召拜參知政事嘗請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與簽樞徐俯議不合俯欲許光世入奏又欲斬僞齊宿遷合來歸者送劉豫卽皆固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密院言者以勝非不知兵宜合卽通知由是忌卽除卽知密院都督川陝諸軍事朝辭會邊報杳至遂留爲相拜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專制下之日朝士相慶劉麟與金人合兵大人舉朝震恐言備禦之策人人各異獨張俊以爲當進計卽是其言上亦欲親總六師臨江決戰卽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卽詔俊以所部援世忠而命光世移軍建康且促諸將進兵光世遣人諷卽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人任患世忠亦請趙丞相真敢爲者卽聞之恐上意中變復奏言陛下養兵十年用

之一旦正在今日若少却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會進兵大儀鎮捷音日至車駕幸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卽曰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且敵之遠來利于速戰遽與爭鋒非策止帝不行適簽樞胡松年自江上還言北兵大集始信卽之先見張浚久廢卽言浚可大任召除知樞密院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我有備漸謀北歸卽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歸上喜歸功于卽常語張浚曰卽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宗社之幸也卽奏金兵雖遁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乃詔廷臣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轉左僕射都督諸路軍馬條置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列之座右次第奏行之詔授宗室子瑗節鉞封建國公卽專任其事又詔范冲刑定神哲二史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兪

卽爲監修是非不謬御書忠正德文四字并尙書一帖賜之曰書所載皆君臣相戒飭之言欲與卿共由斯道卽上疏謝豫復遣麟猗分路入寇時諸將各守汎地帝憂沿江上下無兵光世乞退保采石卽奏諸軍出以討逆若便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浚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浚至藕塘與猗戰大破之卽又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復進至肥河與麟戰又破之尋以議回蹕及罷光世軍與浚議不合力疏求去除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紹興未幾果致鄴環之叛浚引咎去位復拜卽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至日勸上靜以待之不爾益增諸將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卽奏行朝擁兵十萬敵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卽當身任淮西迄無虞帝欲遣竄浚卽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已

而內批謫置嶺南聞留不下約同列固請上意乃解或有
議其再相無他設施者問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癘當靜以
養之若復加攻砭元氣必傷未幾上因向子誣事欲逐潘
良貴常同言其無罪張致遠又不書黃三人皆問所善上
由是不悅會御筆除和州防禦使璩領節鉞封國公問謂
昔建國之立所以係屬人心故禮數不得不異今不當援
此爲例上不從問常闢和義與檜忤檜乘間擠問問因疾
乞免乃以忠武軍節度使再知紹興檜率同列往餞問不
爲禮一揖而去益憾之先是王倫使金從問受使指問言
君臣禮數及地界甚悉至是與金使俱來以詔諭江南爲
名上對王庶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問豈可去耶于是
檜禍問之心益堅徙知泉州諷謝祖信論其嘗受僞命王
次翁又言其治郡廢弛罷提舉洞霄宮問自泉州歸復上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卒

言時政檜恐復用諷次翁又論其乾沒督府錢十七萬緡
謫居興化軍移漳州連責清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潮州居
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詹大方
誣其受賄移吉陽軍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
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怒曰此老倔强猶昔居
又三年檜察知廣帥張宗元時饋醪米命本軍月具存亡
申省尋得疾自書墓石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
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卒年六十
三天下聞而悲之時紹興十七年也明年得旨歸葬孝宗
卽位詔還爵位贈太傅諡忠簡追封豐國公醜享高宗廟
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生平長子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
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其爲相知無不言有內批升擢
問奏以疏遠小臣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數稱之問曰

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卒不用見內侍移竹入內責曰
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有戶部官進錢
入宮謁召至切責之奏言某不當獻陛下亦不當求遂出
與郡嘗薦劉大本常同林季仲胡寅魏在晏敦復潘良貴
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在朝列時稱得人惟檜機穿
深險外和而中異始謁與張浚皆薦檜可大用檜得枋惡
謁區已故陷之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省試第一虞允文撫蜀辟幹辦公事
入薦于朝召見便殿孝宗奇之除祕書正字極論恢復上
喜云功名當與卿共除右史館伴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
節披露事情上夜召問具以所言對及辭故事當用樂值
郊祀致齋雄奏樂不須舉上難之又奏金使必然從順卽
有他臣得引與就館遂不用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具合上意自選人入館未滿歲除中書舍人金將起河南
之役議盡歸諸陵梓宮遣雄往賀生辰因止奉遷陵寢及
正受書之儀既見金主與爭辨數四廷臣屢唱起雄請蓋
乃必得乃已金人目爲寵關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爲禮
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語今
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舉孟子論王道以復上曰
近世士夫好高論恥言農事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
理財甚詳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爲務且又諱言恢復不知
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索理否雄曰
陛下志在大有爲願以是言書之時政記四年同知樞密
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以
復仇爲言未嘗離口朱熹累召不出請處以外郡得知南
康軍上怒熹論時事令雄分析雄奏願陛下天涵地育置

而不問乃止又乞降旨與紹興帥張津所獻羨餘錢四十萬緡爲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以顯聖主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猶有言其私者上疑之已而陳覲爲四川制置王渥爲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卿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力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御史王藺以無故事改知瀘南安撫使移江陵大加浚築民不告擾光宗將受禪召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除潼州改隆興紹熙元年坐所薦舉賄敗降封益川郡公削食邑四年薨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諡文定

趙善應字彥遠漢王元佐六世孫居餘干性純孝親病刺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三

血和藥以進母畏雷聞有聲卽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恐扣門聲驚母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更服一瓜果必相待共嘗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俯首柩旁聞雷聲輒起側立旣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及母以卯生終身不忍食祭亦不用諸肺鬼醢爲羞嘗經靖康喪亂聞四方水旱憂形于色江淮有警報輒流涕不食同僚強以宴會悵然曰此寧樂飲時耶衆爲之罷宴故人孤女貧無所歸聘以爲子婦有同僚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予以已貲塋焉道見病者爲收恤至躬煮藥餌歲侵減半食以餉飢者懼百蟲遊蟄失所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晉陵尤衰亟稱之曰古君子官終修武卽江西兵馬都監丞相陳俊卿題其墓曰宋篤行趙彥遠之墓子

汝愚

趙汝愚字子直爲人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登進士第一調寧國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孝宗銳意恢復始見卽陳自治之策遷校書郎祖母訃歸政著作郎知信與台州遷江西運判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權給事中論內侍陳源不得兼兵職又奏舊制密院文書皆由門下省張說不應變制詔皆從之俄權吏部侍郎兼右庶子除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上言國計四大事淳熙十一年進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請漸抑吳氏兵權諸羌相挺爲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召還未至值光宗受禪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改知潭州轉太平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尙書奏郊恩太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濫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乞罷其任立爲定法上不朝重華官汝愚往復論諫上意悟與后詣北內從容竟日兩宮之情復通四年知貢舉與御史汪義端有違言及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奏以非祖宗故事給事中黃裳言汝愚奉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于天性詔補義端外竊遷汝愚知樞密院事入對言臣非敢久辭以嘗論朝廷數事言未見用今陛下已過重華復留正天下幸甚惟武庫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乃以張詔代吳玠始受命時光宗之疾生于疑畏故乍疑乍悟汝愚患之值壽皇不豫寢劇上時御後殿丞相同兩府入請詣重華侍疾上輒疑遽起入內越二日又請有旨令知閣門韓侂胄論宰執並出衆遽出都門俟命壽皇聞之憂甚嗣秀王伯圭傳上意今宰執復入侂胄言昨傳旨令出殿門非都門也請

自往宣押乃還六月丁酉夜重華大闕扣宰執私第報壽
皇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益疑不出持其劄不上次日視
朝汝愚以劄付提舉重華宮闕禮附進上乃許過北內至
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正與汝愚議
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不許因附奏臣
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疏又不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
皇帝不出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
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
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乃壽皇之
母請攝行祭禮是時正汝愚之意本以國本係于嘉王非
面陳不可欲因簾前奏審宗社大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
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琚素畏愼直以后
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以下待對和寧門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音

不報乃奏請早正儲位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
明日擬旨以進乞上親批留正見御批入字大懼伴仆于
庭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
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同宗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
事相對而泣微及內禪意彥逾喜汝愚知其與杲善繆謂
郭杲儻不同奈何彥逾曰某請任之約明日復命汝愚曰
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願亟往遂不敢入私室退
坐屏後以須有頃彥逾至議遂定復與徐誼葉適謀可以
白意于慈福宮者因薦侂胄使以其意轉聞不獲命明日
往亦如之侂胄遂迎將退適闕禮就問侂胄具述汝愚意
禮合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驚問故對曰聖人讀書萬
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
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耳旦夕

亦去矣言與淚俱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
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倚太皇太后爲可
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
入三思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后令傳諭曰
事願則可令好爲之禮出語侂胄令復命汝愚始以其事
語執政陳騫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牝
丙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
翌日王入汝愚率百官詣簾前取太皇太后處分奏曰禫
位事體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策須擬一指揮太后允諾
汝愚卽袖出所擬指揮以進親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
適符前夢云因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副君處分然
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
疾尙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

氏姓譜

卷五

一七錄

趙氏

五

宮任其責卽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除汝愚兼權參知政
事命朱熹侍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除汝愚特進
右丞相以同姓力辭曰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命爲
樞密使又辭乃拜光祿大夫汝愚初倚留正共事及議擢
官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
判建康汝愚怒侂胄不先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慙忿
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然終不懌去朱熹言當
酬以厚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欲論
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度去熹因講畢極論之退復具疏諫
丙批遽除熹官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怒必欲
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彭龜年論侂胄竊弄威福又逐朱
熹太暴丙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日夜謀引其黨以擯
汝愚彥逾亦以事定爲功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愜與侂

胄合謀陛辭日盡疏時賢姓名指爲汝愚黨自是上疑之
會黃裳羅點辛侂胄擢其黨京鏗以代汝愚始孤立天子
益無所倚信而陳傅良吳玠劉光祖等各先後逐去羣儉
和附疾正士如仇讎衣冠之禍始矣正言李沐奏汝愚以
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乃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中丞何澹又劾之落職罷祠罷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竄太
府丞呂祖儉編管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箇等數十人
以救汝愚也監察胡紘又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
龍授謁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汪義
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趙師召
亦上書乞斬汝愚卽日怡然就道謂諸子曰侂胄意必欲
殺我我死汝曹尙可免也至衡州爲守臣錢鏊所窘以暴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疾薨天下莫不寃之有旨復官歸葬旣而中止平生學務
有用常以韓范富司馬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栻
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熹林光朝之言欲次
第行之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并類宋朝諸臣
奏議三十卷自奉甚約爲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
聚族以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
意均洽人無間言嘉泰二年僞黨寢解追復資政殿學士
大中大夫贈少保嘉定元年侂胄誅追復官爵謚忠定加
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
張浚于督府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欲授以官棠不屈命
于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淳熙初登進士調蒲圻尉轉大
寧監教授勤于訓迪授青陽令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

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謂名言京湖帥李
大性辟知隨州蝗旱相仍禱雨輒應擢提舉京西常平自
以賦性過剛事提刑劉光祖以師禮每言見劉公使人更
和緩因爲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爲戒召爲金部員
外郎加直秘閣湖北運判兼知鄂州增修三海八匱以壯
形勢進祕閣修撰知江陵兼權荆湖制置司知金將南徙
日夜爲備荆門東西有兩山險要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
其衝進右文殿修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
孟宗政扈再興邀以百騎殺于餘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
謨閣待制兼知襄陽與子范抗疏主戰陳其不可和者七
金圍棗陽遣宗政再興等援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
聯聲勢與棗陽守趙觀夾擊敗金人于城外圍遂解申飭
諸將各以部分遏于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時方麥熟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五

遣兵護民刈獲清野以俟金將完顏賽不兵號十萬犯隨
州棗陽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無日不戰諸將
表裏合謀許國自南山進世興李琪出北門會之張威自
灤河進再興出南門會之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
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宗政又破之于隨州鴨兒
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以功遷龍圖閣待
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復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
土城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敵不敢近方計金
人空穴而來若擣其虛其圍自解乃命國向唐州再興向
鄧州子范監軍葵後殿師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
陽金率衆仰攻大敗東西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
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敵氣已竭召諸將
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遂敗之灤河又敗之城南

宗政出城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詔可單騎遁獲賞
糧器甲不可勝計進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
給自備馬者倍之民兵莫歸以省月給秋復請屯守禦詔
從之方料金人棗陽失志必將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遣
國部將耶律均與戰于北陽戮金將李提控金兵至樊城
再興陣以待之金人三日不敢動謝馬阿海犯淮西樞密
完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使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
發桐栢兵擊其東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陷
颶方遣救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保江再興軍
至斬之靈山伺金人歸擊之士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
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軍亦至金迺潰歸進方
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紹定三年得疾進櫬獻閣學士
京湖制置大使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疾革引再興卧內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勉以協心報國二月庚戌有大星隕卒于襄陽贈銀青光
祿大夫累贈太師謚忠肅方自起儒生藩屏一方持軍令
嚴禁諸將毋飲酒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禍而京
西一境獨全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四子董蕤范葵

趙葵字南仲生時夢南岳神降其家稍長與兄范俱志功
名父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師又遣從南康李燾爲
有用之學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等圍棗陽時邊鋒久熄人
情震懼方率二子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與扈再興
攻金人至高頭乃金人必守之隘出勁兵拒戰葵先鋒奮
擊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范
與諸將繼至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
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傳城下而還十四年方命與
范攻唐鄧曰不克敵毋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

陳金將阿海引兵出葵帥精騎赴敵再與從之大捷斬賊
萬餘戊子金陷蘄州兵至久長葵率楊大城以十四騎逐
其數十騎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破之而金兵大集復
與范再興大出兵合戰夜分始解明日官軍分爲二陣范
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敵亦背山分爲二以
相當葵率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敵僵屍相屬相待至
夜分金人雖歛而陣如故黎明復逸死士數千四面奮擊
聲撼山谷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
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父卒
起復直祕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淮
東制置許國慮李全爲患謂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
曰君侯欲圖賊而坐其窞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
足制之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矣國欲集淮兵大閱葵止之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
豈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留自衛且匿
其強壯遣老鈍以備數徒啟戎心蓋見單弱國不聽卒敗
葵在廬與制使魯式中不合遂奉祠歸三年起爲將作監
丞紹定中出知滁州以滁當賊衝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隍
經營武備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會李
全將告糴浙西葵上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欲得粟尙不
宜使輕至內地况包藏禍心欲覬畿甸若不痛抑其萌則
自此肆行無憚適毋疾謫告省侍不得割股雜藥以奉卒
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視事言于朝曰李全大逆邈視
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前此叛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
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蓋欲欺朝廷以欵討罪之師彼得
一意脩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

好謀明若觀火葵日夕延頸以俟制帥設施今乃聞遣王
節入鹽城祈哀于逆又遣二吏請命賊婦堂堂制闖如此
舉措豈不貽笑天下又聞張國明前出山陽已知賊將舉
兵無所忌憚今若聽用其言更從隱忍則自此人心解體
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言者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爲賊即日
命將遣帥誅鋤此逆彌遠猶未欲與討賊淵之贊決之乃
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刑兼參議官刻日帥雄勝寧淮武
定彊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已而全攻
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問來何爲全言朝廷動見猜疑今
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
汝官職待汝以忠義而乃反戈自肆攻陷城邑安得不絕
汝錢糧若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自此數戰皆
捷全死進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辭不受八月召對

氏姓譜

卷五

十一條

趙氏

本

授寶章閣待制尋進兵部侍郎六年十一月進兵部侍郎
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率先
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葵頓首曰臣不佞忠孝之
義嘗奉教于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時議收復三京
以葵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未幾兵潰范上表
劾葵詔降授兵部侍郎移司泗州嘉熙二年刑部尚書端
明殿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前後留揚淳
祐二年進大學士三年薨母乞追服終制四年授同知樞
密院事初遊擊軍三萬爲防江計七年拜樞密使封長沙
郡公九年封信國公詔趣赴任上表力辭十年罷爲觀文
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寶祐五年加少保寧遠軍節度
使進封衛國公開慶元年移判慶元尋改隆興饒江徽州
防拓調遣兼判建康元將兀良哈解由雲南入交趾自營

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冬十月
復改江東西宣撫加益國公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撫吉隆
興官軍民兵以禦之兼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並許便
宜從事給以緡錢銀絹措用咸淳初加少傅致仕特授少
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二年冬舟次小孤山五洲星
隕如箕遂薨年八十一贈太傅諡忠靖

趙上交范陽人本名遠以字稱祖光鄴鄂州錄事參軍父
簡章涿州司馬上交色黑身長美風儀善談論負才任氣
爲鄉里所推南遊洛陽爲中官馬紹宏北面轉運制置判
官遷殿中丞秦王從榮復表虞部員外郎充六軍諸衛推
官累遷司封郎中嘗諫從榮以恭世子戾太子爲戒怒而
出之歷涇秦鎮州節度判官從榮後果及禍僚屬皆斥由
是知名晋初召爲左司郎中度支判官遷刑部侍郎俄遷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六

戶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彈舉無所阿避契丹立許王從益
爲帝權主中國以上交爲右丞相契丹去上交請去僞號
仍稱許王俄遣馳表獻欵于漢祖授禮部尙書太僕卿遷
祕書監周祖監國命副太師馮道迎湘陰公于徐州廣順
初拜禮部侍郎會將試貢士申明條制頗爲精密始復糊
名考校擢扈載甲科取梁周翰董淳淳時稱得士轉戶部明
年再知舉拒樞密王峻所薦童子峻怒奏其選士失實改
太子詹事顯德初遷賓客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世宗
怒免其官宋初起爲右丞建隆二年卒年六十七蒞官以
幹密聞時稱有公輔器雅好吟詠有集二十卷張昭爲序
趙鼎上交子字可畏七歲喪母過哀十二能屬文應補干
牛備身歷祕書省著作郎殿中丞卒年二十六有集十卷
太宗嘗取以入內

趙安仁字樂道洛陽人曾祖武唐魏州刺史父孚字大信周顯德進士宋乾祐中爲永寧令部糧餽太原民懷其惠擢宗正丞開寶中初置衣庫令孚主之坐事連逮太宗起爲國子監丞知袁州還除開封司錄叅軍廷策貢士爲考官賜金紫上以字名士亦同賜之明年卒年六十三安仁生而穎悟幼時執筆能作大字十三通經傳大旨早擅文藝趙普沈倫李昉石熙載咸推獎之登雍熙進士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以善楷隸奏命書監本五經正義王侯內戚多以銘誄爲托召試翰林除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獻九絃琴五絃阮賦文辭雅澹詔書獎諭遷太常丞眞宗拜右正言預重修太祖實錄出師大名安仁疏言急務者三激勵戎臣舉勸懲之典賑救邊民行優恤之惠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要者五選將畧持兵勢運機謀修軍政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

愛民力咸平三年同知貢舉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副夏竦嶠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有將校坐笞所部卒死論抵安仁言軍令非嚴不整遂獲免繼判刑部兼制置羣牧同知三班審官院景德初梁顥稱其文行拜翰林學士從幸澶州以能記太祖時聘問書式會契丹請盟遂命答書兼裁定接伴覲見儀制遼使韓杞語誇誕安仁面折之杞旣受襲衣之賜猶服左衽安仁言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何以拜命乃改服而入及姚東之至又令接伴談次頗矜戰功安仁隨機辯折東之不復敢言又屢稱王繼忠之材安仁曰繼忠兵敗不能死他何足數上聞其酬對切中事機益器重之有柄用意又集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錄三卷以獻二年同知貢舉三年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兼修國史祥符初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判

兖州禮成拜工部尚書內外書詔切要者必經其裁進轉
兵刑二部同知禮儀院凡三典貢擇士平允畧無譏議上
再賜詩嘉之尋兼宗正寺卿自梁周翰後制尙未備安仁
重加詳定爲仙源積慶圖統例精簡又奏置修玉牒官舊
制宮闈令凡有議奏與寺連署上因其舊德俾以次列狀
取裁國史成遷尙書右丞景靈宮副使奏言陛下君臨之
大庶政宜分飭有司遂詔諸司掌常務有條例者不必奏
稟天禧二年改御史中丞請給御寶書三院御史彈糾事
五月以暴疾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尙書謚文定官其子溫
瑜大理寺丞承裕正字安仁質直純慤無所矯飾寬恕謙
退與物無競雖家人僕隸未嘗見其喜愠善訓諸子各授
一經獎誘後進成其聲名女弟早寡取歸給養訓甥董靈
運爲畢婚娶性嗜書所得俸賜輒以購書自奉簡約如未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三

貴時所畜虞世南北堂書鈔手自讐校真宗嘉其好古手
詔褒美尤知近世故實凡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記之有集
五十卷

趙尙寬字濟之安仁子以蔭知平陽移知忠州教人服藥
揭畜蠱方書于市索爲蠱者寘之法風俗大化預發官帑
與民市轉運司官鹽不擾而集嘉祐中考課第一改知唐
州唐素稱沃壤經五代亂土曠人稀不足充役議者欲廢
爲邑尙寬至則按視圖記得召信臣陂渠故迹發卒治之
溉田萬頃教民自爲支渠轉相浸灌來者雲布計口授以
荒田貸官錢買耕牛勤于農政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
戶萬餘治有異效民肖像以祠三司使包拯上其事仁宗
下詔褒美增秩賜金英宗再進一官賜錢十萬王安石蘇
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知同宿二州轉河中府神勇

卒苦大校貪虐匿名告變尙寬先命焚之後乃奏黜大校分卒他營衆心以安凡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衆朝廷推其功自少府監遷直隴圖閣知梓州官至司農卿卒趙君錫字無愧安仁孫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寢于旁凡衾裯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無不親之登進士以親故不願仕父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彥博語諸子令視以爲法父沒調知武強從韓琦大名幕府吳充薦爲檢詳吏房文字徙大宗正丞加秘閣校理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令逐院自備月餽貧者不能以時致君錫上言凡州縣太學養士尙不較費安有教育宗室自行束修之理始悉從官給俄爲開封府推官元祐初歷司勳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擢給事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古

中會蘇軾出知杭州君錫言蘇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公論倚重隱如長城請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爲利溥矣進刑部侍郎樞密都丞旨拜御史中丞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爲躬政之漸復以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鄭陳澶三州河南府徙應天紹興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紹興六年贈徽猷閣學士趙師民字周翰臨淄人九歲能文學問精博第進士調諸城薄祿輒辟爲說書自以爲不及夏竦尤愛重之論其文行稱爲盛德君子除青州教授改齊州更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等列薦任國子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歷著作佐郎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宗正寺簿并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言帝王治經與臣

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西方稍有事臣等卽不復見是以先生典籍可講于無事之時不足以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仁宗嘉納之因陳十五事又獻勸講箴四年春上御迎陽門召邇臣觀圖畫復命講經史遷天章閣待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嘗講詩如彼流泉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潔遊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遏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黜正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汚濁也帝問水何以喻政對曰水順行而潤下利萬物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後講論語修文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然所先者又無若信信者君人之大本仁義禮樂皆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空

必由之此實至道之要復問鑕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所以四時變火各隨本色近臣漸務苟簡以爲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爲優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記如此偶盛夏屬疾帝飛白書團扇爲和平字賜以寄意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御寫詩寵行上以儒林舊德目之三遷刑部郎中終宗正丞師民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毀感慕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尙清遠專以讀書爲事性極慈恕勤于吏治政有惠愛嘗奏蠲陝西早租論權酷諸弊患近世官失其官作正官名議多不載有集三十卷子彥若中書舍人

趙鑿字叔平初名裡以夢改今名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
力器識宏遠登進士通判海州爲集賢校理開封推官奏
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紉出知洪州作章江石隄二百丈高
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爲患州有歸化卒皆故時羣盜適僚
吏鄭陶饒諛挾持郡事造飛語言官廩陳惡卒有怨言槩
不答會有自容州逃戍而歸更犯法者斬之以徇因收附
贖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
誦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寇李二過境上不忍
犯召修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踰年知制
誥郊祀當任予以母年八十二乞回恩封郡太君後爲例
槩上言蘇舜欽之逐皆館閣名士一舉而棄之缺士夫望
非國之福不報求外知蘇州母喪終入爲翰林學士聘契
丹會獵主請賦信誓如山河詩成親酌玉杯爲勸且授劉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矣

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
忤旨帝欲加罪言陛下姑諭羣臣毋面從今黜之何以示
天下乃止俄以籠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改應天府代韓絳
爲御史中丞首論張孜不宜典宿衛與絳論同御藥院內
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俟出院
優遷之毋得累寄嘉祐五年擢樞密副使七年叅知政事
神宗卽位遷左丞就轉吏部尙書熙寧初數以老求去拜
觀文殿學士知徐州久之加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
集古今諍臣爲諫林百二十卷以獻神宗置于座右時加
省闕詔答曰凡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惟
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卒年八十八贈
太子太師諡康靖槩秉心和平與物無怨怒在官如不能
言然陰以利物者不少議者以比之劉寬婁師德

趙達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營徙蜀資州達幼穎異讀書數行俱下好聚圖史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抵究尙友其人時論以達文章似蘇軾故稱小東坡云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當帝意擢爲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不悅之罷知舉王黼授達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帝屢問召除校書郎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檜意愈恨又遣所親以百金餌之達不受亦不往謝會廣綱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益怒曰達謂今時尚未太平耶方欲擠之未及而檜死帝臨哭還卽遷達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從帝如景靈宮帝屢目之卽召引上殿面諭曰檜勢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故始終皆朕親擢尋充普安王府教授勸講至戾太子事王問于斯時也苟斬江充自歸何如答曰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七

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遷著作起居二郎明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闕得王十朋闈安中諸人未幾兼給事中除中書舍人登第僅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未有也帝語王綸曰達純正可用蜀士未見其比所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鄒次雲薦帝皆可之以疾求外尋卒年四十一帝拔派歎息久之達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材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惜其論建不盡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趙必愿字立夫汝愚孫以恩補承務郎監平江糧料院調常熟丞登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修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革胥吏鬻鹽之弊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增均惠倉儲立義役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民感其化出已田以倡法遂遍行上下便之臺

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秩滿立祠刻石授湖廣總
所幹辦公事父崇憲卒居喪盡禮從學黃翰服除充兩浙
運司主管文字差知全州訪立周惇頤後移常處二州改
知泉州罷白土課奏免權鐵修舉義役講行荒政早不爲
災差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苦撫
摩凋瘵修養濟院建陳瓘祠政教兼舉端平初改直秘閣
知婺州奏乞寬減內帑綾羅罷開化稅塲遷太府寺丞度
友郎中引對言稱旨時論偉之三京兵敗條上守禦十事
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救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歷議
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擇帥閩之
代拔未用之將皆切于邊要嘉熙元年授右司郎中火災
上封事遷左司郎中司農宗正二少卿轉對言周官國有
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宜合衆謀屈羣策上而縉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六

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
一得以據目前之急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殆
甚可惑也尋拜司農太府二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勅
令所刪修官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遷起居舍人大水
上封事言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今日
之事動無良策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沴召和轉移于
陛下方寸閒耳兼權侍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
施妄用若此不已必至傾覆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已愛民
必如勾踐之卧薪嘗膽衛文之帛衣布冠可也權吏部侍
郎應詔言邊事宰相李宗勉稱之遷戶部侍郎同詳定勅
令請立國本兼給事中權戶部尙書抗言端平初洛師輕
出失德安襄陽固始定遠又失六安郢復荆門又徙夔峽
降浮光穢除陽棄壽春擾眞陽危成都全蜀遺盛靡有孑

遺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
作于雪宴之先期蜀警于大宴之頒命戒心一弛赫鑒已
隨之矣又乞論太府覈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盈虛之
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則助之以示官府之
一體迺丞相史嵩之司諫鄭起潛論罷以寶謨閣直學士
奉祠淳祐五年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平易近民忠
信厚俗行鄉飲酒禮旌賢士獎高年裁僧寺尤留意武備
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指置海道修水戰
教士卒凡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才周器博心平
量廣而又蚤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
然可稱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讀周程諸書恨不及
登朱熹之門往見其門人葉味道度正誨以求放心由是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六

研索益精入大學登淳祐進士教授江陰諸生守其矩度
毋憂祿不逮養服闋不調讀易懸雷山景定元年轉秘書
郎史館校勘奉外祠台守王華甫禮爲上蔡書院堂長進
直秘閣差知台州先務教化取陳述古諭俗文示諸邑使
民更相告諭約束官吏擾民五事以孝經庶人章爲四言
詠贊俾民朝夕歌之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
作訓孝文平重刑治豪橫建社倉浚河道築隄路節浮費
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進考功郎官兼沂
王府教授崇政殿說書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彗出
應詔上言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民心卽天
心也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
奢弄權之貂寺必屏絕之毒民之恩倖必黜棄之擇忠鯁
敢言之士置之臺諫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又乞稽

乾淳以來凡利源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天意解矣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多避正朝不若塞侍門廣忠諫之爲要肆大胥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愈兼國史實錄院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入爲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工部侍郎中書舍人封還濫恩詞頭因雷發非時上言皆切時政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升侍讀進聖學四箴惜日力以致其勤精體認以充其知屏嗜好以專其業謹行事以驗其用乞婦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藥曰吾清心以順天命可也拱手三揖乃卒贈中奉大夫諡文安景緯性孝友雅志冲澹親沒無意仕進故立朝之日不久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李

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坐公署事至卽面決遣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一以天理民彝爲言民不忍欺有逋賦卽爲代輸尤究心荒政以羨餘爲平糶本遷將作監至宗正少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事縷縷爲上開陳年八十八終性淳實寡嗜欲不好虛名敝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家居講道四方從遊皆鉅公名士丞相葉夢得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庫陋欲市旁宅克拓之辭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愧哉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卷之百十三

湘鄉

蕭智漢雲澤氏纂韓

男秉信明甫氏校

上聲

趙氏

宋

十七條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敞歷雍邱太康令太宗方

尹開封值生辰獻詩百韻為壽終安申觀察判官昌言少

有大志文思甚敏有聲場屋趙逢高錫冠準皆稱許之廷

試日太宗覽昌言對辭氣俊辯及觀其父名益喜擢昌言

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歷右拾遺補闕直史館賜緋

魚選為荆湖運副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

修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中同知貢舉出知天雄軍

氏姓譜

卷十三

十七條

趙氏

一

岐溝失律請誅諸將曹彬崔彥進等上優詔褒答召拜御

史中丞特召預金明池宴憲官從宴白昌言始河東用兵

多條上邊事拜左諫議大夫代張宏為樞密副使上待遇

加厚欲相之趙普言其剛戾而止尋遷工部侍郎坐程馬

周上書開封尹陳王廉知以聞普勸上誅之詔特免貶崇

信軍行軍司馬淳化二年起知蔡州復拜右諫議大夫知

天雄軍河決籍府兵增隄護城禁卒遷延不進昌言怒曰

府城將堊人民且溺汝輩廩食于此可坐觀耶敢不從命

者斬眾股栗赴役城賴以完詔褒諭有豪民峙芻芻圖利

誘奸人潛穴河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命徑取豪家厓積

以給用自是盜決稍息召拜給事中叅知政事俾乘疾置

以入即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

言秋近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敵必不至從之

未幾李順餘黨搆亂卽于上前條畫攻取之策上喜命爲
川陝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賜良馬白金別
賜手札數幅丁寧授討賊方略自王繼恩以下並受節制
行至鳳翔知府李冠準奏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可輕易
上以準憂國遣內侍賈手書追及留候百餘日賊平改戶
部侍郎召準知政事昌言罷知鳳翔徙澶涇延三州眞宗
遷兵部侍郎咸平三年復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
資官不宜親民者昌言駁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賤世家
爲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尙書景德初復拜刑部侍郎判尙
書都省幸澶淵命知河陽徙鎮州終戶部侍郎年六十五
贈吏部尙書諡景肅爲人強力尙氣槩當官無所顧避所
至以威斷立名屢經擯斥未嘗抑損喜推獎後進一見李
沆識其遠大以女妻之薦王禹偁自卑秩擢詞垣子慶嗣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二

陰補國子監丞至太子洗馬

趙及字希之良鄉人父的事契丹爲蔚州靈邱令雍熙中
王師北征乃歸授偃師令因家焉及登進士爲磁州軍事
推官徙廣信軍判官改知魏縣徙九隴以母老監葉縣稅
歷黃河御河推綱通判青州大名累遷員外郎薦爲殿中
侍御史劾正夏守恩獄內侍岑守中用賄撓法之罪遷侍
御史論夏守贊經畧西鄙無功不可復樞府疏罷郭承祐
團練使未幾請外知懷與徐州還爲三司戶部判官遷兵
部員外郎京東轉運按察使劾知萊州張周物貪暴貶嶺
外兼侍御史知雜事數論時政權判吏部流內銓缺至卽
勝之吏不得匿以爲市自此相沿爲例遷戶部副使以疾
改刑部郎中直昭文館請知汝州徙河中拜天章閣待制
右司郎中出知徐州疾甚管勾留司御史臺卒及和厚謙

退內行尤篤所治有聲民吏愛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少孤貧刻意力學中景祐乙科爲武安軍推官民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吏當以死抃謂赦前不用赦後不造議法不當死竟生之歲滿改著作郎知崇安母憂廬墓三年縣榜所居里曰孝悌復知海陵江源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均卒揚言欲爲變守懼不出運使檄抃攝治至則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曾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聲稱凜然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論宰相劉沆陳執中宣徽王拱辰樞密王德用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臺諫吳充鞠真卿刁約吳景初吳中復皆以直言居外得復召還一時名臣如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歐陽修賈黯皆得留用其在言職不專婁直多爲國惜才掩其瑕疵故正人端士賴以安全者衆請外得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

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窮城小邑民或生不識使者抃行部無所不到父老喜相慰姦吏惕服故時州郡公相餽遺抃以身帥之俗爲之變召除右司諫力論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以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又論陳升之姦邪交結宦官求進章二十餘上升之去抃亦罷知虔州虔素稱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喜爭爲盡力獄以屢空嶺南孔道有旅死不能歸者抃悉授以舟并資其費歸之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將按視府庫故相賈昌朝方守魏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昌朝不悅會有詔募義勇有司愆期當坐官吏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頓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

愧服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爲治尙寬簡有聚衆爲妖祀者抃察其無他止刑首惡餘並釋不問蜀民大悅英宗諭轉運使榮諲曰趙抃中和之政也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神宗立召知諫院大臣以爲疑帝曰吾願其直言耳入謝陳十事多見納用未幾擢叅知政事抃益感知遇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王安石初叅政俯視舉朝若無人一日爭新法厲聲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廷拆之曰君失言矣臯夔稷卨之時何書可讀與安石議論屢不協安石求去會韓琦奏至帝悟語執政立罷青苗抃謂不若俟安石出而後罷及出持之愈堅抃大恚恨旣疏劾安石奏入懇乞去位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道改青州會成都憂戍卒爲變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例未有自政府往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四

者能強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所言卽爲法奚例之問因乞便宜從事旣至益尙寬大呼卒長諭曰吾以身竒遠爲天子撫一方汝宜清謹畏戢以率衆人轉相告比戍還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劍州民私作僧牒或誣以謀逆抃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議其縱朝廷取具獄闕之皆與法合茂州彞剽掠境上懼討乞降將殺奴取血以受盟抃使易以牲皆譴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值大饑疫抃乃盡心振救療病埋死役饑民修城使食其力全活以萬計復徙杭誅鋤強惡民不敢犯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清獻抃和易長厚清修慎密人不見其喜愠不治費業不畜聲妓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憚貧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設施寬猛互用在處與成都尤爲世所

稱道初去蜀以一琴一鶴自隨韓琦亟稱其有孟獻子之清子產之政叔向之賢幾于全德云

趙帆字景仁抃之子由蔭登第通判江與温州代選爲太僕丞擢監察御史父老請外以便養命提舉兩浙常平奉父徧遊名山吳人以爲榮元祐中復爲御史傳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帆言諸人才能學術爲世推重忠言嘉謨見于已試宜悉召還所言皆切時務蔡卞等忌之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二少卿卒家世篤孝行初處士孫侔爲抃作孝子傳及帆執父喪甘露降墓木帆卒子雲以父喪哀毀而死人稱其世孝趙瞻字大觀父剛官太子賓客由亳州徙盩厔瞻登進士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厲除秘書丞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復知永昌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歛數十萬民以此召杜升大常博士知威州作西山別錄言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于文川後熙寧中始取其書經理西南遷屯田員外郎治平初除侍御史時已罷遣內侍王昭明等復用馮京安撫諸路瞻請專委文彥博孫沔夏人入侵王官慶師孫長卿不能禦反加集賢學士瞻疏論之京東盜起請易置曹濮守臣不才者京師大水請悉出百官所言事付兩省詳擇詔從之濮議起瞻引漢師丹董宏專語其屬薛温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會遼賀正使至假太常少卿接伴入對帝語瞻曰近考濮王乃大臣之議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已子豈敢稱考瞻曰臣未聞陛下明言請退論中書作詔以示庶可追明大義于天下帝又指天曰連日陰晦天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決瞻再拜

言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已而皇太后
手書出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今邪臣與中官交締
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首議之臣當不並生遂乞與呂誨
等同貶不報趣入對上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就若効
伊尹傳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
乃出通判汾州神宗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提點陝西刑
獄入爲開封判官王安石欲使助已餌以知雜御史瞻不
應上問青苗對曰行之于季世空乏擾攘之中誠便今行
于太平全盛之時欲愛養百姓誠不謂便由是出爲陝西
運副改運使命制置諸路交子瞻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
行如但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不合辭以親老請還提舉鳳
翔太平宮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召爲太
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同知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六

院事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武臣難盡知請詔諸
路安撫轉運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注
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執以爲不可卒詔
罷役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廢
之邊臣亟請興師瞻力言其不可乃止又奏廢渠陽軍以
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遣民夏人聽命五年
卒年七十二太后惜之語輔臣曰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
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懿簡後入黨籍所著春秋論史
記牴牾論唐春秋奏議文集子孝謙瀛州錄事參軍獻誠
唐城令彥詒太康主簿

趙延進澶州頓邱人父暉周太子太師漢末領鳳翔節度
未赴鎮王景崇據其城卽命爲招討使延進年十八屢當
軍鋒景崇平奏捷授牙內指揮使領貴州刺史世宗授右

千牛衛將軍宋初改右羽林衛將軍濠州都監會伐蜀以襄川當州路津要命爲鈐轄同知州務專竣專領祁寧漢江水歲害民田延進令累石爲岸水患遂絕充兩浙淳泉國信使授右龍武衛將軍知靈州以母老辭留權判右金吾街仗歷知河中府梓相青三州從征并州討幽薊皆爲人作塚若使期以半月造礮具八百凡八日而成太宗親試大悅命主城扎諸洞子及班師與孟元喆藥可瓊留屯定州遼人擾邊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入萬禦之賜以陣圖分爲八隊各去百步師次蒲城乘高望見遼騎至至東西野不見其際翰等方授圖布陣延進與繼隆前語諸將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于克敵今敵衆若此而我師星布勢相懸絕彼若持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與其從命而辱國孰若違令而獲利乎翰等懼曰萬一

氏姓譜

卷七

七

趙氏

七

不捷將若之何延進曰事有變通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之乃改爲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以功遷右監門衛大將軍知鎮州代日吏民數千守關借留詔許一年俄改右領軍衛大將軍高陽關平戎軍都監兼緣邊巡檢改鈐轄知揚州又改右屯衛饒衛二大將軍連知相鄧二州飛蝗不入境詔褒之還判右金吾街仗本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左武衛上將軍延進姿狀秀整涉獵經史好作詩士流多之妻尹氏卽淑德皇后妹兩朝頗任以腹心子昂登太平興國進士至戶部郎中直昭文館

趙振字仲威雄州人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獲契丹陣圖授三班借職監押隰州兵馬捕盜青灰山殺獲甚衆高平蠻叛徙湖北都巡檢兼制置南路振以南方暑濕弓弩

不利別剽小矢激三百步中輒洞穿蠻遂感散歲中遷慶州沿邊都巡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高羅跋賊三族尤悍難制振募降羌啗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自詣來歸振爲置酒取細仗植百步外共射振十矢皆貫欽等驚誓不敢犯明年涇原屬羌胡薩逋哥等叛鈐轄王懷信以兵屬振屢捷常從數十騎遇賊十倍射殲數十餘悉退散未幾賊數萬圍平遠砦都監趙士龍戰沒振出別道力戰抵砦奪取水泉卒敵死士破圍賊走追斬數千級徙徑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廣信軍改京東都大提舉捉賊知環州加領象州防禦使元昊將反爲金銀冠佩飾甲騎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時東莛金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爲賊有及劉平等敗惟環慶無患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尋改捧

氏姓譜

卷八

十七條

趙氏

八

日武四廂詔將吏曰賊必乘勢以進勢宜固守賊果寇塞門砦振坐擁不救貶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踰年復右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元昊旣破豐州將襲近砦振率鈐轄張亢麥允言山麟州深栢堰擊破之兼鈐嵐憲六州軍事河外饑設法通砦外商得米數十萬解軍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終左神武軍大將軍振剛強自負有武力便弓馬喜謀書輕財尚義衆樂爲用子瑜瑋皆工騎射知名

趙瑜年十六仁宗召試便殿除三班借職復闕武藝授殿直令呂夷簡試以策畧條對數千言進閣門祇候爲濠州兵馬都監隨父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并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旣成臨觀之陝西招討陳執中薦爲緣邊巡檢使擢通事舍人

監涇原路兼汴龍竿城授兵萬人御賜鎧仗令自擇偏裨
麥佐近城麻穰黨留百餘帳爲暴瑠引兵二萬自靜邊歷
揆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殿後爲賊所
掩復從騎數百拔出之暗羶居龕谷無所屬瑠以書招之
遣以緜錦遂聽命聞元昊大入徙軍新壕外議欲掩襲時
葛懷敏屯五谷口瑠語曰敵遠來鋒銳莫若依馬欄城布
柵以扼其歸路守鎮戎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此必勝
之道不聽兵遂逼鎮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人引
鐵騎來犯瑠居陣西北與瑜戰甚力東壁兵輒潰中軍大
擾瑠擁刀斧手前鬪夏衆稍却我軍復陣懷敏詰朝退就
食鎮戎俄夏騎四合瑠被擒瑠以身免人多惜之後卒贈
莫州刺史

趙賀字餘慶封邱人舉毛詩登第補臨朐縣簿有幹才爲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九

寇準所知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
所部而歸父老張榮迎賀準使由譙門過以旌其能改大
理評事鹽池吏欺緝錢選賀往鈎校悉得其奸真宗幸澶
淵遣使八人省州縣賀以太子中舍安撫京東改殿中丞
歷明宿二州通判徙知漢州爲政精明吏不敢欺召權三
司戶部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西兩路運副益州路轉運使
尋糾察在京刑獄遷工部郎中提舉諸司庫務爲江淮制
置發運使軍將分部漕船舊主于吏受賄不富者或數
得饒郡因商販規利貧者至不能堪賀乃籍諸州物產厚
薄分劇易爲三等視其功過率自裁定吏不得施其姦歲
漕米溢常數一百七十萬薊州太湖塘岸壞並海支渠多
廢水侵良田詔賀與兩浙運使徐奭兼領其事伐石築堤
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者二萬六千戶遷給事中

判宗正寺知壽州卒賀事繼母至孝以嘗得運使李中庸
薦改官後中庸沒無子賀爲主塋圖其象祀于家子宗道
終集賢校理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大父賜建炎初爲秘書少監出
黠坑治寓信之玉山蕃以恩補州文學調浮梁蔚太和主
簿受知楊萬里擢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時稱其
直其始受學劉清之因清之守衡求監安仁贍軍酒庫思
以卒業旣至適清之罷卽丐祠從以歸自此家居書祠官
考者三十有一真德秀稱之曰昌父于師友之際如此肯
負國乎理宗立與劉宰同召爲大社令特改奉議卽直秘
閣致仕卒年八十七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
奪年五十猶問學于朱熹旣老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
難齋周必大與之契屢加引薦不受劉宰亦稱蕃曰文獻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十

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有以繫學者之望一人而已信
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補其子上州文學亦辭以丞務卽
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修撰鄭協等請諡文節

趙隣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爲農隣幾獨好學善屬
文嘗作禹別九州賦萬餘言人多傳誦登顯德進士入宋

歷秘書郎許宋二州從事太平興國初召爲左贊善大夫

直史館改宗正丞郭贊宋白交薦因獻頌上覽而嘉之遷
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遣中使護塋隣幾體貌

尪弱如不勝衣爲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楊盧駱之體每構
思必歛衽危坐成于言始下筆屬對精切措意縝密時輩

咸推重之及掌誥命繁富冗長不達體要無稱職之譽嘗
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錄孜孜訪求遺事殆廢寢食淳化中

太宗以蘇易簡言命錢熙往取時隣幾子東之蔭補郎山

主簿以部糧沒于北邊就睢陽僑寓得所補會昌以來日
歷二十六卷及文集二十四卷所著鱗子一卷六帝年畧
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塗竄之
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

趙立徐州人少以敢勇隸兵籍木彊不知書忠義出于天
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每戰擐甲先登
有退卻者大呼馳至捽面斬之以功爲武衛都虞侯徐州
被圍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氣益厲復壯其勇酌酒
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立奪門出身被重創已死
夜半得微雨乃甦奮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瘞之陰結
鄉民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敵
舟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遂復徐州詔授忠翊卽權知州
事奏爲復立廟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曰公爲朝廷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十一

死必能陰祐其遺民也時山東諸郡莽爲盜區立介其間
威名流聞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人圍楚州急逼
守賈敦詩欲以城降杜充命立將所部兵赴之立馳騎往
且戰且行連七陣而後能達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
麾旣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遂以守楚州明年正月金復
來攻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
城輒鉤取投火中金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賊稍引退五
月兀朮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人奪之兀朮大怒
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
鎮以爲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兼知楚州初入城
合徐楚兵不滿萬又不相能立善爲撫馭士樂爲用所俘
獲金人礫以示衆未嘗獻馘劉豫遣其故人劉偲齎書榜
誘降立不發書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乃燒殺偲一

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騰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爲三陣應之金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立奮身突圍持挺大呼敵驚落馬者不知數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三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故糧道愈梗始受圍采野生菽麥及鳧茨以食久之皆盡至屑榆皮食之遣人詣朝告急每夜必焚香望東南拜且泣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累月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憚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俊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諸鎮救楚東海李彥仙首至扼不得進薛慶至揚州戰死光世將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獨岳飛自海陵來援而衆寡不敵高宗覽立奏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十一

歎息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兩浙轉運李承自海道致粟萬斛又不至金知糧盡援絕轉攻東城益急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向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忽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望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曰我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年三十七衆咸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使以守金人疑其詐死不敢動越旬城始陷自金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憚太原濮州而立威名尤出其上金人不敢呼名訃至輟朝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烈官其子孫十人屍得于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立祠名曰顯忠

趙卬發字漢卿昌化人上舍登第爲遂寧州司戶潼川簽判宣城宰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爲彭澤令通判池州有問以禔身之道者曰忠義所以禔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

夏貴兵敗歸所遇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元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陽爲守備以兵出巡江而陰納欵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爲語妻雍氏以必死雍請先就死卯發止之德祐元年二月元兵薄池卯發爲詩別諸兄弟遂與雍同縊于從容堂林開門出降丞相伯顏入問守臣何在左右以對卽如堂中觀之嘆息爲具棺衾合塋于池上祭之而去朝廷從高斯得言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妻順義夫人錄二子爲京官

趙汝臯宣城人善射城垂陷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箭被執先斷其兩臂而後嚮殺之軍民死者數萬

趙俊字德進南京宋城人登紹聖進士官至朝奉卽隱居杜門不妄交遊劉安世居河南嘗過之劇談竟日徐處仁相與厚善及得政鄉人多見用俊絕迹不往金寇亂士大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

夫皆避地俊獨守衙門嘆曰一椽何足以資敵死生有命避將安之衣冠多困踣于道卒亦晏然無事劉豫僭號俊但書某甲子雖遭虐酷不肯改易逼爲虞部員外卽辭疾不受以諧界其家拒却之如是再三遂不復彊安貧固守多著述後三年以疾卒贈承直郎

趙修已俊儀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李守真表爲滑州司戶叅軍從軍出征占候多中奏試大理評事賜緋守真陰懷異志屢以禍福諭之不聽辭疾歸鄉得免因是著名召爲翰林天文周祖鎮鄴奏叅軍謀微聞隱帝將害周祖密勸引兵南渡皆其策也卽位擢殿中省尙食奉御賜金紫改鴻臚少卿遷司天監顯德中累檢校戶部尙書嘗副陶穀使吳越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上章告老不許

建隆三年卒年七十一

趙自正弟自化俱平原人高祖爲景州刺史陷契丹父知崑脫身歸寓居洛陽習經方名藥之術授其二子顯德中知崑卒來京師悉以醫術稱自正試補翰林醫學自化診候秦國長公主疾有效表爲醫學加尙藥奉御淳化五年授醫官副使時隱士萬適館于其家怪適色變爲切脉言其死不數日果驗雍王元汾暨晉國長主並言自化藥餌有功請加使秩卒年五十七遺表獻所撰四時養頤錄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爲製序生平頗喜爲詩有漢沔集五卷宋白李若拙爲之序又續自古方技至貴仕者爲名醫顯秩傳三卷

趙自然繁昌人本名王九家荻港旁以鬻茗爲業年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爲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鬢髮班白白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古

教汝辟穀之法夢中出青柏枝令啗食及覺神氣清爽遂不食每聞火氣卽嘔惟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道家符篆數百字旣寤悉能記寫嘗爲元道歌言脩煉之要知州王洞聞于太宗召赴闕親問賜道士服改今名賚踐三十萬月餘遣還任青華觀祥符二年復委發運使楊覃訪其行迹命內侍武永全召至闕屢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以母老求還許之

趙抱一秦州民家子常牧羊田間有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至一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聞樂聲梯崖而上至則無覩獨抱一在援以下具言其故凡經數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茹甘菊柏葉果實并泉間亦飲酒不親農事野行露宿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

韻有道家之趣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卅角詔賜名度爲道士間歲或一至當居太一宮與人言多養生事不及外務趙宗萬字仲困少知名錢忠懿器之入朝欲與之俱以老親辭不行既長博極書傳負經濟之術用進士應詔籍于春宮宗萬天資蕭散于世故淡如也壯歲築室于郡之照水坊左瞰平湖前挹秦望畜一鶴號丹砂引以爲侶足跡不及于高門鼓琴讀書怡然自適者三十餘年祥符中詔舉遺逸郡守康馥以宗萬薦尋被召乃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因獻跛鼈傳以自見且請自託于道家者流朝廷不奪其志卽其家賜以羽服後十餘年卒宗萬神宇清明識度夷曠終日凝淡若嬰兒眞方外之士然取捨去就之際則確乎有不可奪者善八分草隸書通俞扁術或辟穀導氣嘗爲詩曰斗懸金印心難動屏列春山眼暫開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五

趙子甄安仁人幼出家至道宮得九轉還丹之術壽九十餘卒塋冲虛山後三年有人過于西蜀寄道友詩云秦川蟬蛻已三回明月清風任去來寄語冲虛諸道友芒鞋竹杖不須埋啟塚視之棺已空

趙藏字希中晉江人天聖中第進士通判撫州獄疑獄獲免甚衆知歸州州有淫祠曰巴王歲多殺人以祭藏毀祠投像于江州東三十里有灘前後溺載不可勝計誠條奏利害力請疏鑿結廬視役旣成人號曰趙江卽所廬祠焉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知明州卒于官

金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與任熊祥范承吉田灝俱登遼天慶八年進士元仕至金部員外郎遼亡郭藥師辟掌機宜文事歸朝復辟劉彥宗樞密院令史天會聞爲薊州同

知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視莫知誰何路人聚觀甚衆元
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果伏僚吏問
其故答曰偶得于眉睨間耳會立磨勒格以元嘗仕于宋
宣和除名齊國廢選補行省兵部郎中隨徙大名祁州宗
嗣再取河南以元攝戶部事賦調兵食悉皆備辦天眷三
年轉行臺右司員外郎有囚殺人當死行臺欲宥之元不
從反覆數四竟不能奪俄改左司攝吏部事歷十餘年吏
事明敏宗弼深仰之凡有事上相府必問曾經趙元否其
所見重如此久之同簽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尹察廉
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等軍節度使以老致仕
卒于家

趙叶天定初任贊皇令甚有政聲比秩滿民不忍其去鄉
貢進士孔明撰德政碑畧叶字和甫儀封人來宰是邑憂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六

公如家政平訟理由是民歌之曰百姓乏食死于溝瀆公
力濟之而得延續我本窮愁朝夕不給我哺我衣率免飢
寒我本失業困乏道路復土給田而得安處我本惰農田
業多荒督勉以勤而有積倉其得民心如是

趙灑字文孺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登第調襄陽令党懷
英黃久約薦爲應奉翰林文字時世宗在位久留意人材
因入謝語宰相曰翰林須在作養比學士院殊無人材若
令久任練習自當得人旣而遷禮部郎中遂卒帝嘆息之
灑爲人性冲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秉文言
其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嘗
時以配党懷英號曰党趙有黃山集行于世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大定二
十五年登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與唐山令父憂起

復南京路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屑持國當罷完顏守真可大用章
宗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其言所由來初不對因誥
其僕對曰欲上言時似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
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詔五人俱下獄決罰有差坐以
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特宥之後起爲岢嵐軍同知轉北
京路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
萬公入對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上以其
言爲有理曩者趙秉文以言事降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
朕非棄而不用以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爲戶
部主事遷翰林修撰三年出改平定州前守政苛聞赦尙
拊賊死盜反愈繁秉文一從寬簡盜悉屏跡歲饑出俸廩
倡豪民賑貸全活甚衆大安初北兵南向召與待制趙資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七

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于宣德城小列營在外經
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多疾俟秋敵至將不利矣當出其
不意攻其必揀遣臨潢一軍直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
衛王不能用其秋果以敗聞尋爲兵部郎中俄轉翰林直
學士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弊卑陋陳腐有司惟守格
法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卽遭絀落貞祐初命爲省試
得李獻能雖格律稍疏簡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人喧噪
愬於臺省以爲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建言
三事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各施行之明年自願爲
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德勿謂臣書生不
知兵比昔顏真卿張巡許遠輩何如但令臣死而有益于
國豈不勝坐糜廩祿爲無用之人乎上嘉其志可尙方今
翰苑尤難其人不許四年拜侍講學士時寶劄滯塞言朝

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臣愚以爲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詔有司議行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拜禮部尙書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元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五年復爲禮部尙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宿儒故須復用卿秉文自以身受厚恩無能自效嘗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守勤儉慎兵刑以祈天永命上嘉納焉哀宗卽位改翰林學士加資善大夫上護軍封天水郡侯兼益政院說書勸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益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又因進講與楊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一編以進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爲赦文以宣布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六

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宰相令創表稱賀曉以春秋新官火三日哭今園陵煨燼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因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頓不能忘每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天興改元詔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閭巷間皆能傳誦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秉文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不以大名自居歷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與雲翼同掌文柄時號楊趙自幼至老未嘗廢書著易叢說剛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中庸說楊子發微文中子類說南華略釋列子補注各一卷太元箋贊六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而不以繩墨自拘號淦水集三十卷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沉鬱頓挫

字畫草書尤道勁晚年頗以禪語自汚人以是尤之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應舉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
爲業明昌間章宗春蒐過其地聞絃誦聲駕臨齋舍見壁
間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授官固辭曰
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上益奇
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元

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爲太弟時聞其賢召見呼
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後宮親製衣衣之寵遇無
比初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
授儒書且敕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其陳說
辭旨明貫輒大喜一日憲宗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
先誅近侍之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太弟曰秀才渾身是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九

膽邪有斷事官牙老瓦赤者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所
賜今陛下登極將仍用舊印邪抑易以新者邪時璧侍旁
阿之曰用汝與否尙須聖裁乃敢以印爲請奪其印置帝
前帝默然久之曰朕亦不能爲此其人竟不復用歲壬子
出爲河南經畧使有劉萬戶者素貪淫其黨董主簿尤恃
勢爲虐強取民間有色女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
盡還民女劉大驚會天雨雪因詣璧賀曰經畧下車誅鋤
強猾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者尙不乏人俟盡誅之
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歸卧病數日以懼死世祖卽位拜
中書平章政事李璫反從親王哈必赤往討時璫已據濟
南諸軍乏食璧從濟河得粟及羊豕饋軍軍聲大振帝欲
爲文檄宋稟數易皆不稱旨召璧爲之文成帝喜曰惟秀
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命詣都元帥阿朮軍俾同行漢

軍都元帥事宋將夏貴率兵自武昌溯流援襄陽時漢水暴漲壁據險設伏以待貴果中夜潛上壁策馬出鹿門山行二十餘里伏發奪其五舟及旦阿木領騎兵壁率水軍合戰于虎尾洲貴大敗走尋召壁還改中書左丞高麗王王植爲其臣林衍所逐帝命壁同國王頭輦哥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兵平壤壁與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外雖卑詞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已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也因遣使入奏帝從之師還復拜平章政事卒于位諡忠亮

趙師魯字希賢霸州文安人父趾秘書少監師魯爲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仁宗延祐初爲興文署丞後補中書省掾于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臨事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子

明敏果斷執政多奇之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迺景福百王不易之典也宜監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遠命罷之是時宰相倒刺沙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魯又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于心咨之于衆決之于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咨衆謀者也不報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廕其官執政欲從之師魯駁其非事遂止文宗天歷中遷樞密院判官持節治四川軍宣上威德士卒懷其恩信未幾出爲河間路轉運鹽使暇日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春秋釋

奠士論稱之以疾篤棄官歸京師卒封天水郡侯諡文清
趙與黜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
相伯顏旣渡江與黜率宗人之在鄂者詣軍門上書力陳
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族黨後伯顏朝京師世
祖問宋宗室之賢者首以與黜對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
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旨激切帝爲之動容
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每多諮訪與黜忠言謹論無所顧
惜尋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
世邱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會虎入南城與黜疏
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
木奏與黜貧窶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耶賜
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
淵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于是與許衡論伊洛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

闕與衡雅敬之大德七年卒家貧無以爲塋成宗命有司
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塋台州黃巖贈天水郡侯諡文簡
趙瑄雲中蔚州人父昆仕金爲帥府評事兄珪以萬戶守
飛狐城歲庚午昆卒珪輦其母如蠡州留瑄于飛狐瑄自
幼不羈閑習武事太祖南伐先鋒至飛狐城中不知所爲
瑄詣縣曰大兵壓境不降何待衆從之木華黎駐兵桓州
署爲百戶從攻蠡州金兵閉城拒守裨將石抹也先戰死
主帥怒將屠城瑄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
之命木華黎義而許之從攻相州抵其門死士突出瑄直
前擊之流矢中鼻側鏃出腦後援矢再戰七日破其城論
功授冀州行軍都元帥瑄讓其兄珪朝廷從之改瑄爲易
州達魯花赤太宗下河南瑄輸矢二十餘萬至行在帝大
喜命權中都省事趙揚據興州叛瑄進軍平之遷中山真

定二路達魯花赤中統元年轉順天宣慰使累官燕南道按察使致仕卒于家追封定國公諡襄穆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二年命太子濶出伐宋德安嘗拒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省軍前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奇之復以九族俱殘毀不欲生因與樞訣斬死樞留宿帳中旣覺失復所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行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欲自沈樞追止之勸以往死無益身存則宗祀可延隨吾而北保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梗載籍不相通復至燕以所記程朱諸經傳註盡錄付樞燕學徒從遊者常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之不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世祖悅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議論始嗜學乃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

與樞謀建太極書院于燕京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購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通貫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別著伊洛發揮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姓氏見諸傳記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意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衡郝經劉因輩皆得其書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學自復治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舊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後進江漢上學者稱江漢先生

趙孟頫字子昂宋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王子偁實生

孝宗賜第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幼聰敏爲文操筆立就
宋亡絕意仕進益自力學至元二十四年待御史程鉅夫
奉詔搜訪遺逸以孟頫入見神采煥發世祖顧之喜命坐
右丞葉李上或言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
立尙書省命孟頫草詔帝覽之喜曰得朕心所欲言矣二
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八月地震武平路尤甚地陷黑沙
水涌出時帝駐蹕龍虎臺遣平章阿魯渾薩理馳還召集
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但泛引五行災異言以
修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其黨理
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尙數千萬民不聊生
自殺者相屬孟頫素與阿魯渾薩理善勸入奏于帝請下
詔蠲除庶天變可挽帝從之詔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
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復何所從取不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

及時除免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尙書
省豈不爲丞相累邪桑哥悅遂下詔民始獲蘇帝嘗問葉
李留夢炎優劣對曰夢炎臣父執素重厚篤于自信好謀
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
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于李邪夢炎在宋爲狀
元位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
伏闕上書力詆似道其賢于夢炎甚遠汝以夢炎爲父友
不敢直斥其非可作詩以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
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益嘆賞孟頫退謂奉御徹
里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今桑哥罪甚于似
道而我輩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侍臣中慷慨有大節又
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仁者
事也公其勉之旣而徹里果于帝前首發桑哥罪惡會大

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及修世祖實錄召還命書金字藏經旣成除集賢侍講學士仁宗在東宮知其名比卽位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延祐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軾馮又嘗稱其狀貌狀麗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文詞高古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聞之者言國史不宜使孟頫典其事帝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朕特優以禮貌置之館閣令典司述作俾可傳後世此屬嗚呼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賜貂裘一襲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以翰林學士致仕去孟頫代之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

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尋得請南歸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卽其家令書孝經明年六月卒追封魏國公諡文敏所著松雪齋集詩文清邃奇逸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絕今古有天竺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人神品史官楊載稱孟頫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人以爲知言

趙雍字仲穆孟頫之子官集賢待制工眞行草篆篆法二李而清勁有餘眞行草皆得父傳孟頫常爲幻住庵僧寫金剛經未及半而卒雍足成之其聯續處人莫能辨

趙奕字仲光孟頫之子隱居不仕工眞行草書其合作者

可與孟頫亂眞

趙采字德亮潼川人著周易折衷三十三卷以程朱傳義

爲主而附以已見間採先儒象數變互以相發明

趙居信字季明許州人少穎敏過人英宗至治三年丞相拜住薦其爲碩德老儒徵拜翰林學士承旨所著有經說文評蜀漢本末理學正宗禮經葬制等書卒諡文簡

趙榮扶風人母有疾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及葬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居及毓官福州司獄秩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以盟自是大小百口同力合作家道日殷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沒嫂王氏毓母以其少許歸改嫁氏曰婦無再適之義願終事於毓妹贅王祐祐亡毓念祐母無子迎歸養之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人謂孝友節義萃于一家云

趙元隆典安奇士也素尙氣節嘗讀書至士爲知己者死拊几嘆曰烈士當如此矣聞永州破鄧祖勝自殺乃私語同官曰昔與鄧侯同事良荷知遇所以不卽死者期効尺寸以報今鄧侯死矣尙可獨生乎卽引劍自決

趙天麟山東東平人博學能文世祖至元中以布衣進太

平金鏡策前後數萬餘言評論政事多切時宜雲南金齒路進馴象天麟又上策曰當今殊方異物禽鳥犀象自山海而來者多矣其間爲害不一試畧陳之夫貧人富戶相去懸殊富者見在上之奢麗雖日承示儉之詔而不從蓋從行不從令也以致風俗大變貧者益貧能無爲濫之民乎極寒之後風雪飛揚漁樵之流乞丐之人龜手粟肌鶉衣襤褸內忍飢餓外罹寒凍原其所失由富民之奢故也

貧民之心非獨不欲奢也但其勢不得然耳幸獲微利則又徇習俗而用之此所以貧者益貧也夫牛馬雞犬之類中國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育畜之無失其時則可以充國用而利民生彼班斲之獸繫錯之馬有之不足以增光無之不足以滋歎自近年以來駢羅而至梯山航海輦贖與金或重譯而來呈或望風而並奏府無虛月史不絕書若以冠帶百蠻車書萬里而論則百世之嘉致莫大之神功若以帝王大體古今論議而言則受之而不却啟之而不杜亦非所以盡聖明之本心也按夏禹任土作貢而召公之戒其主且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際楚子不臣包茅不至無以縮酒齊桓仗義而問其罪春秋大之西漢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

怒激中國武帝恃力而侵其域當代病之此二者足以審中國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未宜取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哉即中國無益之物亦不可取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服官仁儉之名揚日月雖欲下民之不感豈可得哉且異物蕩心其害一也使外國聞之而以國家爲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害三也有三害而無一利亦何尚之有伏望陛下昭播徽聲俾揚遐境凡四遠之納款者聽書檄奏聞而不求其獻物聽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納賄則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無欲將見西番東徼之主君羣幕靈州之渠長承恩而來享慕道以來王矣又言訓宗室在教行而知禮法明而畏罪闕閔子弟例得補廕者宜嚴定試法至于獻商計羨餘者莫非掊克之臣被管杖復官者類皆無恥之輩其大夫以上有

罪者先禁卒徒詈辱當刑者聽其自裁籍沒者子孫免禁錮之限家財給無告之人其論人材也辨三德而分爲九科簡八材而分爲二十六等其論建官也行省革藩鎮諸侯之專中書爲公卿大臣之任其論選法也當以賢能爲先稱職是尙而不計資序之淺深再如立社倉置諫院定軍役除差稅惜農時開武科設天駟監廣羣牧所皆裨益時政并他所著詩文尤富惜其稿多不傳

趙炳字彥明惠州潯陽人父宏元初爲征行兵馬都元帥炳幼失怙恃鞠于從兄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十二泣請代盜驚異舍之去甫弱冠以勲舊子侍世祖于潛邸勤恪不怠世祖次桓撫間以炳爲撫州長中統元年命判北京宣撫事北京控制遼東番糞雜處號難治時楊果爲宣撫使聞炳至喜曰吾屬無憂矣至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七

元九年授京兆尹皇子安西王開府秦中詔治宮室悉聽炳裁制王府吏卒橫暴擾民卽繩以法先是以解州鹽賦給王府經費歲久積逋二十餘萬緡有司追理僅獲三之一民已億炳曰十年之逋責償一日其孰能堪與其哀歛病民孰若施澤于民乎王善其言遽免徵會王北伐詔以京兆歲賦充軍資炳復請曰所徵逋課已足佐軍可貸歲賦蘇民力令下秦民感悅十四年加安西王相故事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盤王旣北伐六盤守者搆亂炳自京兆率兵捕誅之王薨炳被旨入見帝勞之曰卿去數載衰白若此關中事煩可知已炳言王薨後陝西運使郭琮卽中郭叔雲竊弄威權盜用官物狀帝卧聽遽起曰聞卿斯言使言者增健卽遣使偕炳往按其事至則琮假嗣王阿難答旨收炳及其妻子囚之平涼北崆峒山炳子仁榮訴于

上詔近侍飛馳脫炳且械琮黨借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于獄帝聞之嘆曰失我良臣琮及叔雲至帝親鞠各伏辜命仁榮手刃于市籍其家盡畀之辭曰不共戴天之人所蓄物義不忍受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爲治喪具詔雪炳寃特贈中書左丞諡忠愍仁榮仕至中書平章政事

趙昉字子常休寧人常受業于九江黃澤究心春秋澤告以窮經之要在致思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下至頃公是也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是也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筆削之法可得而求昉遂研精殫思閱二十年作春秋集傳及屬辭各十五卷又著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迨屬成辭以集傳義例微有未合更加討論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輟筆門人倪尙誼援其義續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六

成焉昉晚年屏跡東山著述垂老不倦學者稱東山先生趙洙河南湯陰人官遼陽路儒學提舉至正十八年劉福通黨畧遼陽洙被執欲使降洙叱曰我爲儒官職司名教豈肯從汝爲逆者賊怒殺之繼執其妻許氏嚇之以刃氏罵曰吾母與兄弟皆死于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醢汝矣何懼爲賊並殺之

趙宏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備于巨室書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始辟爲翰林書寫再轉爲大樂署令明兵入京城宏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以報國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吾父子世食祿不能効尺寸况吾父母已死尙何顧惜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吾徒也古者忠

義人各自盡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北向再拜縊死其女
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姬數輩來相率出避曰
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入中
堂解衣帶自經

趙資四川行省叅政也與右丞相完者都平章朗革歹同
守嘉定明玉珍遣部將萬勝來攻二帥先遁惟資退守大
佛寺勝使陳夜眼緣嘉定城以入執資妻子于江岸招之
資曰癡婦不死何爲汝不見平章婦乎語畢以強弩射殺
其妻復欲射其子爲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
與完者都朗革歹三人會于龍州集義旅謀興復爲遊兵
執至重慶玉珍欲官之歸于治平寺使人諭意再三資曰
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玉珍猶欲生之俄傳趙參政義兵將
至三人同斬于市蜀人謂之三忠立祠祀焉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元

趙應祥廬陵人年十四其父行賈不還從父從北來知父
已死卽辭母往求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善走數千里詢
之知父殞濱州墓冢纍纍不可辨應祥行哭七日解髮繫
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旣經一墳
髮解鞍墮發棺上具有父姓名遂脫已衣裹其骨負以歸
趙宏偉字子英甘陵人後徙潁川大德五年用中丞董士
恒薦起僉浙西道肅政兼訪司事鎮江旱行臺令宏偉核
實卒蠲民租九萬餘石大風海溢潤常江陰等州廬舍多
沒民乏食宏偉將發廩以賑有司以未得報爲辭宏偉曰
民日暮飢擅發有罪我先坐遂發之全活者十餘萬遷江
南行臺都事至大間召爲內臺都事出爲浙東廉訪副使
宏偉至浙東聞郡人許謙得朱熹道學之傳延至爲師于
是浙東人知向學未幾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卒贈嘉

議大夫禮部尙書追封天水郡公諡貞憲

趙璉字伯器宏偉孫也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歷官杭州路總管浙右病猶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家璉議以屬縣坊正爲雇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至今稱便至正中河南盜起湖廣荆襄皆陷兩淮騷動朝廷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璉參知政事分鎮眞州璉方病卽輿疾行會張士誠起海濱陷泰州興化高郵知府李齊往招之士誠僞請降且乞從征自効乃移璉鎮泰州璉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刃上馬與賊鬪市衢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旣宥爾誅戮且錫以名爵朝廷何負汝乃復反邪賊以槊撞璉墜地璉瞑目大罵死之其僕楊兒以身蔽王亦見殺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

趙璉字仲德璉弟仕爲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瑛以舟挾璉至黃巖璉潛登白龍巖止民舍絕粒七日或勸之食輒瞑目卻之而死

趙一德字季澗新建人初元兵南伐被俘至燕事鄭留守

家歷三世號忠幹一日泣請于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

國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依門下者三十餘年故鄉萬里

不獲歸省今父母已老脫不幸則永爲天地罪人鄭母子

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比至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

十餘一德卜地塋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

鄭母子嘆其孝卽縱之將歸歸會阿思蘭以寃被誅詔簿

錄其家衆各亡散一德獨奮然留不去復詣中書訴枉狀

得還所籍鄭母勞之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

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豈易見者因分美田廬遺之謝

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于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此以相報今母老八十餘得歸侍養主賜誠厚矣遂不受而去

明

趙炳然字子晦劍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新喻知縣徵拜御史與給事中李文進覈宣大山西兵餉劾前後督撫樊繼祖史道監司楊銳指揮馮世彪等一百七十七人侵冒罪坐謫有差條上備邊十二事歷按雲南浙江擢大理寺丞進少卿尋改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浙江福建總督胡宗憲下獄詔罷總督毋設大學士徐階以浙江寇甫平請設巡撫綬輯遂進炳然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往任之浙羅兵燹久又當宗憲汰後後財匱力絀炳然廉以率下悉更諸政令不便者仍奏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一

減軍需之半民皆尸祝之福建巡撫游震得請浙兵勦賊詔發義烏精兵一萬命副總兵戚繼光將以往仍諭炳然協勦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亂者由將吏撫馭無術民變爲兵兵變爲盜耳今又驅浙兵以赴閩急竊懼浙之復爲閩也請令一意團練土著使人各爲用家自爲守急則兵緩則農然後聚散兩有所歸卽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土後鄰壤庶無釀禍本又條上防海八事中言蘇松浙江水師皆統于總兵駐定海陸師皆統于副總兵駐金山衛並受總督節制今督府旣革則已判爲二鎮彼此牽制不得調發請畫地分轄各兼水陸軍務俱報可其年繼光破賊瀕海餘寇流入浙江官軍迎戰于連與陡橋石坪斬首百餘級新倭犯石坪將士乘勝殲之炳然以援勦功再賜金幣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給事中辛自修劾罷戎政

都御史李燧請擇素知兵者代之乃召炳然爲兵部尙書協理戎政踰年詔兼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新平平遠保平三堡密邇宣府舊屬大同天成相去六十里孤懸塞外隔崇山寇騎時出沒炳然奏添設參將別爲一營報可尋以總兵官馬芳等却敵功被賚已召還部代楊博爲尙書考滿加太子少保炳然清勤練達所至有聲績隆慶初以病乞休去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襄

趙錦字元樸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江陰知縣徵授南京御史江洋有警議設總兵官于鎮江錦言小寇剽掠不足煩重兵帝乃罷之已疏言淮兗數百里民多流備乞寬租搖簡廷臣督有司拘循報可軍興民輸粟馬得官錦衣錦極陳不可尋清軍雲南三十二年元旦日食錦以爲權奸亂政之應馳疏劾嚴嵩罪當是時楊繼盛以劾嵩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一

得重譴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周冕爭冒功事亦下獄而錦疏適至帝震怒手批其上謂錦欺天誘君遣使逮治復慰諭嵩備至于是錦萬里就徵屢墮檻車瀕死者數矣既至下詔獄拷訊榜四十斤爲民父損時爲廣西參議亦投劾罷錦家居十五年穆宗卽位起故官擢太常少卿未上進光祿卿江陰歲進子鱗萬斤奏減其半隆慶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破禽叛苗龍得鮮等宜慰安氏素桀驁畏錦爲劾命入爲大理卿歷工部左右侍郎嘗署部事有所爭執萬歷二年遷南京右都御史改刑部尙書張居正遭喪南京大臣議疏留錦及工部尙書費三賜不可而止移禮部又移吏部俱在南京錦以居正操切頗訾議之語聞居正令給事中費尙伊劾錦講學談禪妄議朝政錦遂乞休去居正死給事御史交薦起故官十一年召拜左都

御史是時方籍居正貲產錦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嚴氏若加搜索恐貽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誠擅權非有異志其翊戴冲聖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功亦有不吝泯者今其官廩贈諡及諸子官職並從褫革已足示懲乞特哀矜稍寬其罰不納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少保尋加兵部尚書掌院事如故錫摘陳御史封事可採者數條請旨行之四川巡按雒遵憾錦假條奏指錦爲奸臣御史周希旦給事中陳與郊不直遵交章論列遂調遵外任帝幸山陵再奉敕居守其冬以繼父喪歸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年七十六矣再辭不許次蘇州卒贈太子太保諡端肅錦始終厲清操篤信王守仁學而教人則以躬行爲本守仁從祀孔廟錦有力焉始忤嚴嵩得重禍及之官貴州道嵩里見嵩塋路旁惻然憫之屬有司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三

護視後忤居正罷官居正被籍復爲營救人因稱錦長者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張居正當國政尙嚴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牌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爲率有司不及格者罰又數重謹言事者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牌緩催科而末極論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爲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闕軍國卷舌無聲徒撫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剽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異詎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傳應正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自顧恤寧自同于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效忠

于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爲公任怨遂出爲楚府右長史明年京察復坐以不謹落職歸居正死起戶部郎中出爲陝西副使累遷戶部右侍郎督理倉塲世卿饒心計凡所條奏酌劑贏縮軍國賴焉戶部尚書陳彙有疾侍郎張養蒙避不署事帝怒並罷之而進世卿爲尚書時礦稅使四出爲害江西稅監潘相至擅捕繫宗室曩時關稅所入歲四十餘萬自爲稅使所奪商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知之歲入益寡國用不支邊儲告匱而內供日繁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宮帑日充羨世卿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數不許乞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復忤旨切責世卿又請正潘相罪且偕九卿數陳其害皆不納世卿復言脂膏已竭閭井蕭然喪亂可虞揭竿非遠不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

及今罷之恐後將無及帝亦不省二十二年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稅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爲額世卿上言鄉者旣免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于天下今成欲免稅額之半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貂璫尙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動心乎不報其憂雷火燬祖陵明樓妖蟲蝕樹又大雨壞神道橋梁帝下詔咨實政世卿上疏帝優答之而不行至三十四年三月始詔罷礦使稅亦稍減然遼東雲南四川稅使自若吏民尤苦之雲南遂變作楊榮被戕而西北水旱時時見告世卿屢請減租發振國用益不支踰月復奏請捐內帑百萬佐軍用不從世卿遂連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許先是福王將婚進部帑二十七萬帝猶以爲少數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諄語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爲辱國疏聞于朝帝置不問

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素至數十萬世卿引故事力
爭詔減三之一世卿復言陛下大婚止七萬長公主下嫁
止十二萬乞陛下再裁損一倣長公主例帝不得已從之
福王新出府第設崇文稅店爭民利世卿亦諫阻世卿素
勵清操當官盡職帝雅重之吏部缺尙書嘗使兼署推舉
無所私惟楚宗人與王相訐世卿力言王非僞與沈一貫
議合李廷機輔政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世卿黨比于是
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晋胡忻等先後劾之世卿遂
杜門乞去章復十餘上不報三十八年秋世卿乃拜疏出
城候命明年十月乘柴車徑去廷臣以聞帝亦不罪也家
居七年卒贈太子少保

趙德勝濠人爲元義兵長善馬槊每戰先登隸王忙哥磨
下察其必敗太祖取滁陽德勝母在軍中乃棄其妻來從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三五

太祖喜賜之名爲帳前先鋒從取鐵佛岡攻三汊河破張
家寨克全椒後河諸寨援六合申流矢幾殆擊鷄籠山搗
烏江下和州含山夜襲陳埜先營拔板門鐵長官二寨遂
取儀真授總管府先鋒從渡江下太平克蕪湖句容溧水
溧陽皆有功從常遇春敗蠻子海牙于采石破陳兆先營
于方山下集慶功最從徐達取鎮江破苗軍水寨下丹陽
金壇平寧國轉領軍先鋒取廣德破張士誠水寨復從遇
春攻常州解牛塘圍復廣德寧國取江陰攻常熟禽張士
德從攻湖州宜興叛還兵定之擢中翼左副元帥陳友諒
犯龍江龍江第一關曰虎口城太祖以屬德勝友諒至力
戰伏兵起友諒大敗遂復太平下銅陵臨山寨畧黃山橋
及馬馱沙征高郵有功進後翼統軍元帥從太祖西征破
安慶水寨乘風沂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

去遂克九江狗黃梅廣濟克瑞昌臨江吉安還下安慶進
克撫州取新淦討南昌叛將復其城礮傷肩授僉江南行
樞密院事與朱文正鄧愈共守南昌平羅友賢于池州破
友諒將于西山復臨江吉安撫州未幾友諒大舉兵圍南
昌德勝帥所部數千背城逆戰射殺其將敵大沮明日復
合環城數匝友諒親督戰晝夜攻城且壞德勝帥諸將死
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暮坐城門樓指揮士卒弩中腰脅
鏃入六寸拔出之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屢矣無重
此者丈夫死不恨恨不能掃清中原耳言畢而絕年三十
九追封梁國公諡武桓列祀功臣廟配享太廟德勝剛直
沉鷲馭下嚴肅未嘗讀書臨機應變動合古法平居篤孝
友如修士

趙俶字本初山陰人元進士洪武六年徵授國子博士帝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

嘗御奉天殿召俶及錢宰貝瓊等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
經書爲教慎勿雜蘇秦張儀縱橫之言諸臣頓首受命俶
因請願正定十三經于天下屏戰國策及陰陽識卜諸書
勿列學宮明年擇諸生穎異者三十五人命俶專領之教
以古文尋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皆見用
九年御史臺言博士俶以詩經教成均四年其弟子多爲
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今年逾懸車請賜骸骨于是以
翰林院待詔致仕賜內帑錢治裝宋濂率同官暨諸生千
餘人送之卒年八十一子圭玉兵部侍郎出知萊州有聲
趙徂字雲翰襄人徙祥符洪武中由鄉舉入太學授兵部
職方司主事圖天下要害扼塞竝屯戍所宜以進帝以爲
才遷員外郎建文初遷浙江參政建策捕海寇有功永樂
二年使交趾還奏稱旨擢刑部侍郎改工部再改禮部五

年進尙書賜宴華蓋殿撤膳羞遺其母初疽每以事爲言者所劾帝不問九年秋朝鮮使臣將歸例有賜賚疽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遠人心遂下之獄尋得釋使督建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撫綏新集民安其業十五年丁母艱起復改兵部尙書專理塞外兵事帝北征轉餉有方仁宗嗣位改南京刑部宣德五年御史張楷劾疽及侍郎俞士吉怠縱召至命致仕疽性精敏歷事五朝位列卿自奉如寒素正統元年卒年七十三

趙永字爾錫臨淮人與魯鐸皆李東陽門生也東陽生日鐸相約以二帕爲壽比檢箚亡有徐曰鄉有饋乾魚者盍以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以其餘詣東陽東陽爲烹魚置酒留二人飲極歡乃去永與鐸同年進士亦官編修尋遷南京禮部侍郎大學士楊一清重其才欲引以自助乃爲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七

他語挑之永正色曰可以纓冠污吾道乎遂請致仕人服其廉介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六歲日誦書一卷及長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學舉嘉靖十四年進士遷庶吉士授編修時方士初進用貞吉請求真儒贊大業執政不擇因請急歸還朝遷中允掌司業事俺答薄都城謾書求貢詔百官廷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曰爲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尙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耳時帝遣中使矚廷臣日中莫發一語聞貞吉言心壯之諭嚴嵩曰貞吉言是第不當及周尙文沈束事耳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德

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
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
趙文華至貞吉復叱之嵩大恨及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
權且不與一卒護行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
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卽復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
爲尙文束游說下之詔獄杖于廷謫荔波典史稍遷徽州
通判進南京吏部主事四十年遷至戶部右侍郎廷議遣
大臣赴薊州督餉練兵嵩欲用貞吉召飲示之意貞吉曰
督餉者督京運乎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添官徒增擾
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卽十戶侍出何益練兵嵩
拂然罷會嵩請告吏部用倉場侍郎林應亮比嵩出益怒
令都給事中張益劾應亮調之南京而改用僉都御史霍
冀蓋又言督餉戶部專職今貞吉與左侍郎劉大賓廷推
不及是不職也宜罷于是二人皆奪官隆慶初起禮部左
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學祭酒胡杰適論罷以貞吉攝
事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
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焉尋遷南京禮部尙書旣行帝念
之仍留直講三年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貞吉
入謝奏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
帝益喜會寇入友同總兵官趙岢失事總督陳其學反以
捷聞爲御史燕如宦所發貞吉欲置重罰兵部尙書霍冀
僅議貶秩貞吉與同官爭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
具在今當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論何臣老矣效忠無術乞
賜罷不許俄加太子太保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
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二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請分五
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

尙書霍冀前與貞吉議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強
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
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
爲總理報可初給事楊鎔劾冀貪庸帝已留冀冀以鎔貞
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誅貞吉貞吉亦疏辨求
去詔留貞吉褫冀官其後營制屢更未踰年卽復其舊貞
吉亦不能爭也俺答款塞求封貞吉力贊其議先是高拱
再入閣卽掌吏部貞吉言于李春芳亦得掌都察院拱以
私恨欲考察科道貞吉與同事上言頃因御史葉夢熊言
事忤旨陛下嚴諭考察嚴言官并及陞任在籍者應考二百
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蹇諤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
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
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貞吉得其情憾甚及考察拱欲去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三

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于是斥者二十七人
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爲憾也嗾門生給事中韓揖劾
貞吉庸橫考察時有私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務
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
耳目者臣瞠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
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
權廣樹衆黨疏入竟允貞吉去而拱握吏部權如故貞吉
學博才高然好剛使氣動輒與物迂萬歷十年卒贈少保諡

文肅

七

趙瑣字廷實安福人少從父之官墜江中不死稍長行道
上得道金悉還其主登宏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兵
部歷員外郎出爲濟南知府猾吏舞文積歲爲蠹瑣擇愿
民教之律令得通習者二十餘人逐吏而代之漢庶人牧

場久籍于官募民佃德王府奏乞之璜勘還之民閱七年政績大著正德初擢順天府丞未上劉瑾惡璜坐巡撫朱欽事逮下詔獄除名瑾誅復職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尋調山東河灘地數百里賦流民墾而除其租番僧乞徵以充齋糧帝許之璜力爭得免曲阜爲賊破闕里林廟在曠野璜請移縣就闕里從之擢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以邊警改理畿輔戎備事定命振順天諸府饑還佐部事世宗卽位遷左侍郎掌部事裁宦官賜葬費及御用監料價革內府酒醋麵局歲徵鐵輓價銀歲鉅萬嘉靖元年進尙書劉瑾劄元明宮廢財數十萬瑾死奸人獻爲皇莊帝卽位斥以予民旣而中旨令仍舊璜言詔下數月而忽更示天下不信帝卽報許會方修仁壽清寧宮費不繼璜因請與石景山諸房舍並斥賣以資用可無累民帝可之給事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甲

中徐景嵩等謂詔書許還民官不當自鬻劾璜疏辨並發景嵩他事御史張鵬翰言璜據言官無大臣謹帝責鵬翰黨庇景嵩竟斥其同官陳江亦以劾璜被責求去給事中章僑言璜一舉逐兩諫官甚損國體尙書彭澤復奏僑非是僑再辨帝兩解之詔營后父陳萬言第估工值六十萬璜持之萬言愬于帝下卽中員外二人詔獄璜言二臣無與乞罪臣帝不聽其後論救踵至萬言不自安再請貸二人獲釋工價亦大減三年顯陵司香內官言陵制狹小請改營視天壽山諸陵璜言陵制與山水相稱難概同帝納其言已帝欲遷顯陵璜不可乃寢詔建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宮璜請俟仁壽宮成徐議其事帝不許頃之以災異申前請帝始從之并罷仁壽役江西建真人府陝西督織造皆遣中使璜皆疏爭營建世廟中官所派物料戶部多

裁省帝以問璜璜言曩造乾清坤寧兩宮所積餘貲足移
用帝遂報可璜爲尙書六年值帝初政銳意釐剔中官不
敢撓故得舉其職後論執不已諸權倖嫉者衆帝意亦寢
疏璜素與秦金齊名考察自陳與金俱致仕廷臣乞留不
許馳驛給夫廩如故事璜有幹局多智慮事焚錯他人相
顧愕眙璜立辦旣去人爭薦之十一年召復故官未上卒
贈太子太保諡莊靖

趙季通字師道天台人亦由教官歷知永豐龍溪與修太
祖實錄累進司業出爲趙王府左長史與董子莊同心輔
導藩府賢僚首稱趙董云

趙率教陝西人萬歷中歷官延綏參將屢著戰功已劾罷
遼事急詔廢將蓄家丁者赴軍前立功率教受知于經畧
袁應泰擢副總兵典中軍事天啟元年遼陽破率教潛逃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四

罪當死倖免明年王化貞棄廣寧關外諸城盡空率教請
于經畧王在晉願收復前屯衛城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
蒙古據其地不敢進抵中前所而止其年遊擊魯之甲以
樞輔孫承宗令救難民六千口至前屯盡驅蒙古于郊外
率教乃得入編次難民爲兵繕雉堞謹斥堠軍府由是粗
立旣而承宗令神將陳練以川湖土兵來助前屯守始固
而率教所招流亡至五六萬擇其壯者從軍悉加訓練餘
給牛種大興屯田身自督課至手足胼胝承宗出關閱視
大喜以已所乘輿贈之蒙古虎墩免素爲總督王象乾所
撫其部下抽扣兒者善爲盜率教捕斬四人招撫僉事萬
有孚與率教有隙遂以故敗欵事訴之象乾象乾告兵部
尙書董漢儒將斬之賴承宗貽書漢儒得不死時承宗分
關內外爲五部以馬世龍王世欽尤世祿領中左右部而

令率教與副將孫諫領前後部部各萬五千人率教仍駐前屯四年九月承宗暴其功于朝擢署都督僉事加銜總兵五年冬承宗去高第來代諸將多所更置率教善事第第亦委信之六年二月蒙古以寧遠被圍乘間入犯平川三山堡率教禦之斬首百餘級奪馬二百匹迨至高臺堡乃還捷聞帝大喜立擢都督同知實授總兵官代楊麒鎮山海關尋論功再進右都督世磨本衛副千戶時滿桂守寧遠亦有盛名與率教深相得及寧遠被圍率教遣一都司四守備東援桂惡其稽緩拒不納以袁崇煥言乃令人既解圍率教欲分功桂不許且責其不親援兩人遂有隙中朝聞之下敕戒諭而桂又與崇煥不和乃召還桂令率教盡統關內外兵移鎮寧遠七年正月

大清兵南征朝鮮率教督兵抵三岔河爲牽制卒無功三

氏姓譜

卷五

十七

趙氏

四一

月崇煥議修築錦州大凌河中左所三城滿圖恢復率教移鎮錦州護工再加左都督五月

大清兵圍錦州率教與中官紀用副將左輔朱梅等嬰城固守發大礮頗多擊傷相持二十四日圍始解時桂亦著功寧遠因稱罕錦大捷魏忠賢等蒙重賞率教加太子少傅庶錦衣千戶世襲崇正元年八月移鎮永平兼轄薊鎮入路踰月掛平遼將軍印再移至關門明年

大清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馳援三晝夜抵三屯營總兵朱國彥不令人遂策馬而西十一月四日戰于遵化中流矢陣亡一軍盡沒帝聞震悼賜卹典立祠奉祀率教爲將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勞而不懈時稱良將

趙庭蘭徐人任漢陽知縣能愛民任事朝廷嘗遣使徵陳氏散卒他縣多以民丁應庭蘭獨言縣無有漢陽人言郡

守則稱蘇公讓言縣令則稱庭蘭云

趙彥膚施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屢遷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遼陽既失彥請增兵戍諸島特設大將登州登萊設鎮自此始天啟二年廣寧復失彥以山東南北咽喉列上入事詔多允行先是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森居灤州石佛莊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旦數百里萬歷二十三年有司捕繫森論死用賄得釋乃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後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呪召鬼兩教相仇事盡露四十二年森復爲有司所攝越五歲斃于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四

廷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五月戊申陷鄆城俄陷鄒滕嶧衆至數萬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彥在都司楊國棟廖棟而櫛所部練民兵增諸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爲山東總兵官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爲滋陽知縣楊炳所却棟等擊敗賊復鄆城其別部犯鉅野知縣趙延慶固守不下國棟兵至敗之又敗其犯兗州者遂偕棟等合攻鄒縣兵潰遊擊張榜戰死賊遂圍曲阜郟城旋敗去遂復嶧縣七月彥視師兗州甫出城遇賊萬餘彥縋入城肇基急迎戰而令國棟及棟夾擊大敗之橫河時賊精銳聚鄒滕中道彥欲攻鄒滕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

彥乃與孽基合遊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于黃
陰紀王城大敗賊蹙而殪之幘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
未下令天津僉事來斯行及國棟等乘間復騰縣國棟又
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以攻鄒鴻儒抗守三月食盡賊黨
盡出降鴻儒單騎走被禽撫其衆四萬七千餘人彥乃紀
績告廟獻俘磔鴻儒于市鴻儒躡山東二十年徒黨不下
二百萬至是始伏誅于宏志亦于是年六月據武邑白家
屯將取景州應鴻儒斯行方赴援山東還軍討之宏志突
圍走爲諸生葉廷珍所獲凡舉事七日而滅好賢亦捕得
伏誅彥已加兵部侍郎論功進尙書兼右副都御史再加
太子太保廕子錦衣世僉事賚銀幣加等奏請振濟且捐
鄒滕賦三年鄒城幘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之皆報許三
年八月召代董漢儒爲兵部尙書極陳邊將剋餉役軍虛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田

伍占馬諸弊因條列綜核事宜帝稱善立下諸邊舉行參
將王楹行邊爲哈刺慎部襲殺彥請覈實論罪并敕諸邊
撫賞毋增故額有傳我
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彥憂之畫上八事帝皆褒納楊鍾
勅魏忠賢二十四罪彥亦抗疏劾之自是爲忠賢所惡貴
州征苗兵屢敗彥列八策以獻詔頒示軍中彥有籌畧曉
暢兵事然征妖賊時諸將多殺良民冒功而其子官錦衣
頗招搖都市給事御史交劾之彥三疏乞罷忠賢挾前憾
合乘傳歸子削籍初妖賊興遼東經畧王在晉遣兵助討
彥叙功不及在晉在晉憾之至是爲南京吏部數詆彥給
事中袁玉佩遂劾彥冒功濫廕且言京觀不當策詔削其
世廕並京觀毀之尋追叙兵部時邊功卽家進太子太傅
未幾卒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歷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行廉平稍遷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禱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戒勿往居正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尋復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鑰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鑰甥文選員外郎呂蔭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皋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留拾遺庶僚非法得旨南星等專權值黨貶三官俄因李世達等疏救斥南星爲民後論救者悉被譴鑰亦去位一時善類幾空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居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爲任天啟三年大

氏姓譜

卷五十三

十七條

趙氏

四

計京官以故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等四人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與考功郎程正已置四人不謹他是澄汰一如爲考功時浙江巡按張素養薦部內人材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先是巡方者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宏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啟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並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尋代張問達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則加以惡聲或逐之去選郎卽公正無如何尚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銳意澄清獨行已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有給事爲貴郎求鹽運司卽注貲郎王府而出給事于外知縣石三畏素貪夤緣

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嘗于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贊見南星麾之去嘗竝坐宏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于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齟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棠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欣欣望治而小人側目滋欲去南星給事中傅樾以維璉改吏部已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四

難劾南星素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會漣劾忠賢疏上宮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賢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及攀龍漣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爲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廵撫河南布政使郭尙友求之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旣得旨而御史陳九疇受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出其中門大中以師故謀于文選郎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辯語侵九疇九疇再疏力詆竝下部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意并

斥于廷躉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置要地小人競進天下大柄盡歸忠賢矣忠賢及其黨惡南星甚每矯敕諭必目爲元凶于是御史張謫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國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竝削籍合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邦華及孫開相等十四人竝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爲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死者皆削奪縉紳禍益烈尋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南星下撫按提問適郭尙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舉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麗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麗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竝哀慟而卒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四

于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遣之竟卒于戍所崇正初贈太子太保諡忠毅

趙璠字伯友新喻人好學工屬文元至正中舉于鄉爲上猶教諭洪武二年太祖詔修元史命左丞相李善長爲監修官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億陶凱陳基曾魯高啟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篋傅恕王鏊傅著謝徽爲纂修官而璠與焉以是年二月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用資參考至八月成諸儒並賜賚遣歸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遺事明年二月還朝重開史局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四方文學士朱右貝瓊朱廉王夔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汝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寅

及堽爲纂修官先後纂修三十人兩局並與者堽一人而已閱六月書成諸儒多授官惟堽及朱右朱濂不受歸尋召修日歷授翰林編修高麗遣使朝貢賜宴樂作使者以國喪辭堽進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太祖甚悅命與宋濂同職史館濂兄事之嘗奉詔撰甘露頌太祖稱善出爲靖江王府長史卒

趙搆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幼孤貧寄食山寺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真明春秋山陰趙俶長于說詩迨兩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爲吳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隸搆謙悉與爲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作六書本義復作聲音文字通時目爲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詞臣修正韻搆謙年二十有入應聘入京師授中都國子監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四

典簿久之以薦召爲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于番禺其後門人柴欽字廣敬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擬聲音文字通當采錄遂奉命馳傳卽其家取之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諸生督賦守城永樂五年授泌陽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進員外卽內艱起復洪熙時進郎中宣德五年五月簡廷臣九人爲知府豫得松江奉敕往時衛軍恣橫豫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衆遂帖然一意拊循與民休息釋良家子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巡撫周忱有所建置必與豫議及清軍御史李立至專務監軍勾及姻戚同姓稍辨則酷刑榜掠人情大擾訴在者至一千一百餘人鹽司勾竈丁亦累及他戶大爲民害豫皆上章極論之咸獲蘇息有詔減蘇松官田重租豫所轄華亭上海二縣減去

十之二三正統中九載考績民五千餘人列狀乞留巡按御史以聞命增二秩還任及十年春大計羣吏始舉卓異之典豫與寧國知府袁旭皆預焉賜宴及襲衣遣還在職十五年清靜如一日去郡老穉攀轅留一履以識遺愛後配享周忱祠方豫始至惠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之曰明日來衆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譟及訟者踰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始與豫同守郡者蘇州况鍾常州莫愚吉水陳本深並曠曠著名績豫尤以愷悌稱趙汭字子常休寧人生而姿稟卓絕初就外傳讀朱子四書多所疑難乃盡取朱子書讀之聞九江黃澤有學行往從之游澤之學以精思自悟爲主其教人引而不發汭一再登門乃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後復從臨川虞集游獲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兗

聞吳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雞初鳴輒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貫而尤邃于春秋初以聞于黃澤者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廣之爲春秋集傳十五卷因禮記經解有屬辭比事春秋教之語乃復著春秋屬辭八篇又以爲學春秋者必考左傳事實爲先杜預陳傅良有得于此而各有所蔽乃復著左氏補注十卷當是時天下兵起汭轉側干戈間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懈太祖旣定天下詔修元史徵汭預其事書成辭歸未幾卒年五十有一學者稱東山先生

趙淵字以行諸暨人父秩永樂中爲高郵州學正考滿赴

京至武城縣墮水紳奮身下救河流湍悍俱不能出明日屍浮水上紳兩手抱父臂不釋宣德五年旌其門

趙重華雲南太和人七歲時父廷瑞遊江湖間久不返重

華長謫郡守請路引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別書父年貌邑里數十紙所歷都會州縣徧張之西禱武當山經太子巖巖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趙廷瑞朝山至此重華讀之慟曰吾父果過此今吾之來月日正同可卜相逢矣遂書其後曰萬歷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趙廷瑞之子重華尋父至此久之竟無所遇過丹陽盜攫其資所遺獨路引且行且乞遇一老僧呼問其故笑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中語訖忽不見重華急趨至寺果其父出路引示之相與慟哭留數日乃還

趙文字宗文長洲人洪武中舉人材知鄱陽縣不阿權倖坐謫久之歸卒文淳厚強毅老而持度愈嚴鄉稱篤實君子所著有慎獨齋文集理學述言

趙耀寧晉人初以中書省提控從徐達取蘇州授大都督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序

府都事又從達平山東河南克元都取山西入關中綜理慎密克著勞勛達愛重之凡攻戰守備機宜方畧耀皆預焉後擢湖廣參政尋改北平參政

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爲兄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以諒爲留守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軍中督察之王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

趙禮南豐人永樂進士嘗校兩浙士極稱姚夔旣而夔魁南省旋魁天下其明于知人若此歷官提學副使

趙元陽名宜真其父仕元爲安福令因家焉幼穎敏習進士業例試入京以病不能赴叟神人曰汝神仙中人何望世貴遂從塵外遊師李元張天全結茅匡山居之于正乙天心雷輿全真還丹之旨多所發揮洪武壬戌正月朔謝

衆曰自今閉關以還吾真慎無干焉五月三日夏至啟關
激浴更衣跌坐呼弟子于前書傷畢雷電交飛風雨晦冥
乃慘然逝明日縣官士庶觀者雲集以棺殮肢體屈伸顏
色如生著有詩詞歌論若干篇其徒甚衆續承道脈者劉
淵然一人而已元陽宋武功王昭德十三世孫也景泰六
年贈崇文廣道純德原陽趙真人

趙應晉江人正統間知浮梁素明醫理愛民好士有疾病
者躬往診問與之藥多愈凡里胥生男必命報加賞資民
餽湯餅亦受之九年士民合詞奏留加六品俸復任九年
則所生男能應役矣輒喜曰此嘗餽我湯餅者誓去民泣
留不舍

趙德剛閩縣人正德間知德興縣甫下車值姚源寇至邑
無城伐木爲柵與賊角時憲使統兵者欲以金錢啗賊趙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五

謂民困安可重歛遂身入賊巢諭以義被執計脫誘致賊
黨數十人戮之賊引去歲大饑遣邑耆民蔣喜疏請于朝
力陳疾苦得蠲三年賦又得賑金七千八百餘兩民始獲
甦爲立碑頌其德

趙承謙字德光常熟人嘉靖進士任贛州推官贛俗囂其
豪仰刀筆而食以間把持富人長短稍不給輒友致其罪
而黨更迭爲佐証承謙至廉得其狀杖而出諸境一郡稱
快攝贛劇盜劫尉去欲挾以攻縣承謙從兩吏單車逼盜
壘曉諭利害盜叩頭請死送尉出又攝寧都當賑而御史
行部至承謙曰吾不忍饑民以易御史權也畢賑而往司
理三年以強項故僅擢南京吏部郎歷官至參議

趙弼吉水人與同邑尹轍俱爲羅文恭洪先所稱爲文江
兩生者也弼爲邑諸生靜穆寡營因誦傳習錄有感毅然

思自樹立轍嘉靖鄉舉聰穎不及弼其質直寬慈而善忍
過之兩生既師事洪先求證所得互指瑕疵請事無寒暑
趙雲字景龍永新人英勇好秘計以武弁涖顛獻賊入茶
陵吉袁告警雲進籌曰吉安南控衡原北逼分宜吉有失
袁不可守守袁不如守吉林中丞遑之命移總吉營癸未
十月賊至官民奔走已而入賊登城回視諸將無一人敢
當者雲隻身挺刃大戰西城下身中數創氣猶不挫厲聲
曰吾力竭矣生不能衛城死必爲厲鬼擊汝等言訖死
趙邦佐字勉吾新建人少穎異諸經子史目過卽成誦長
補郡庠益下帷攻苦遇談輒高等士林爭相引重力行善
事敦倫勸學守謙好施識者謂邦佐厚種德必大顯子繼
武亦能嗜古好學後邦佐以孫曰冕貴贈通議大夫

歷代列女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趙氏婦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
使括代廉頗爲將將行括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
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
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
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吏
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曰視便利田宅
可買者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
曰毋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
無隨坐王曰不也括旣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
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

趙津女媚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
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媚懼
持械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

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
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至祝杯酌餘漉醉至于
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
媼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
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
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檝者少一人媼攘卷
操檝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檝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
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媼對曰妾聞昔者湯
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
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至于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
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
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
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五

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
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媼乃再
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
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于父母而立以爲夫人

趙夫人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
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
從者行鬪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
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
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
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
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
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于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

趙氏婦趙衰妻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

與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于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返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于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况于安新忘舊乎又曰讎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迎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趙氏齊人鉤翼夫人也少好清淨病卧六年右手捲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帝發其手而得玉鉤手得展後生昭帝武帝尋嘗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卽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戈

趙蔓二女長曰宜主舉止翩然名飛燕次曰合德漢成帝召入宮中拜婕妤飛燕嘗與妹坐悞唾其袖合德曰姊唾染人紺碧似石上花合上方爲之未必能此乃號石華廣袖後飛燕爲后

趙氏女字娥酒泉麗涓母也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離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于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戮福祿

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趙氏母漢靈帝時趙苞爲遼西太守使人迎其母道逢鮮卑鮮卑遂劫其母以攻遼西出以示苞苞號泣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還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進戰破之母遇害歸葬母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毆血死

趙氏婦宕渠人名娥趙萬妻漢末鄉邑避黃巾寇走萬有足疾不能行娥扶之萬爲賊所殺賊欲污娥娥不從以矛擬之娥竦身刃貫心達背而死

趙氏字媛姜盛道妻也建安五年蓋部亂道聚衆起兵事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五

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齋糧貨子翔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

趙烈女山陽人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饑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滅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卽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趙氏名解愁潘炕之妾母夢吞海棠花藥而生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工小詩時炕與弟峭同爲蜀王建掌機衛號大樞小樞炕嬖姜妾解愁遂風恙成疾建至炕第見之意欲取炕曰臣下賤之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實斬之

趙氏字禮修趙嵩妻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愠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終引咎不道姑卒更寤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妻乎使惡姑知變可爲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病姑却之曰我死固當絕于賢婦手中後遭來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者也

趙姬趙葵侍婢也葵知樞密院事朝罷歸私第而諸姬不見乃羣聚摘青梅葵責之有一姬賦詩曰折聲默報早朝回滿院春風繡戶開怪得無人理綠竹綠陰深處摘青梅趙氏吉州永新人歸于譚氏江南已附元永新復嬰城固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鬻校中爲悍卒所獲欲汙之不可卒臨以刃罵曰吾舅死于汝姑亦從逝吾恨不能報忍從汝耶遂與兒同遇害血漬于禮殿兩楹

氏姓譜

卷皇

十七條

趙氏

五

間凡八軼爲婦人與嬰兒狀愈久宛然如新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趙氏樂平人王裘妻也建炎中裘監上高酒稅金兵犯筠遇金人縛以去繫其夫婦于劉氏門而入剽掠趙宛轉解縛并解裘使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裘安在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

趙節婦宋達州人初節婦趙氏娶居有克人欲犯之脅以白刃節婦不爲動旣而誘以百端終不可遂刺殺之時皇祐二年知州薛倅茂其節爲立碑于州之西北山上後邑令薛中侃創祠祀焉

趙氏女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納爲妻趙曰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

從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視賊且聘幣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答曰豈爲賊汙辱至此而尙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爲家族計趙曰第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解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尙書屯田員外郎張寅有趙女詩趙氏妾長沙人趙淮妾也妾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壩俱被執淮遇害棄屍江濱妾繫一軍校帳中乃解金遺左右告之曰趙運使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取淮屍置江上妾焚其骨置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死

趙氏名鸞字應善元丞相許有壬妻中書平章世延女能琴書善筆札子楨少負才名一門唱和共爲圭塘欸乃集

氏姓譜

卷三

十七條

趙氏

五七

行世

趙俶儀夢爰女居吳夢爰卧病時年七十餘家貧無醫藥俶儀年十八乃焚香禱天封股以進父患尋愈大德中里社上于總管董章製孝女歌書綵障表門仍贈錢帛豚酒趙氏母姓邱氏孟頫母也孟頫生十有一歲父卒其母賢能勗其子嘗語之曰天下既定聖朝必偃武修文收四方才士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自異齊民頫聞益爲講貫卒爲文士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于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買杉木治之棺成會南隣失火勢將及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言畢風轉家不得焚

人謂孝感所致

趙旺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某病劇謂旺兒曰汝年少若之何對曰君幸自寬脫不諱妾不獨生遂命匠製巨棺夫歿卽自經死家人同棺斂焉

趙氏女冠州人名玉兒嘗許爲李氏婦未婚夫死誓不嫁以養父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其節孝

趙氏女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免給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于廟而死

趙氏天都宋謙妻也明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容合謀曰兵且至我等豈可辱身以苟全趙卽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皆赴井死

趙烈婦鄞處士陸壽妻也至正間兩浙多虞壽辭海寧主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八

塾與趙隱居松之瓢湖丁未夏海隅有警兵猝至壽夫婦倉皇赴舟未遠同難者爭舍舟陸竄壽登岸將復攜趙行兵逼之傷刃者三遂撲深淖趙躍身投淖同死時有歌之者曰四月三日兵撓湖婦女多被辱與驅殉節伊誰天水妹蓋獨賢之也

趙氏李興妻氏年二十八生一子未及期興戍交趾死于陣抑哀撫孤寄人廡下織笠自給或以寒餒諷其改適泣曰夫子委身荒陲旁無期功之親惟有弱息冀其成立以嗣宗祀吾死且無憾狗彘之行不忍爲也自是苦操愈篤以壽終子世英亦以孝稱

趙氏湯祖契妻祖契睢州諸生氏知書有志節崇正十五年賊陷太康將抵睢氏語家人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有死耳及城破屬祖契負其母以逃而已闔戶自經

家人解之投井復爲家人所阻怒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至環刃相向牽之出厲聲詞賊遂遇害趙氏鞏縣人康流來妻家貧夫墮水死趙聞之投水越三日二屍同出有司立坊旌表

趙氏北京人幼有合質刑部尙書張瑩爲次子昱聘之未婚而昱卒父母將嫁之女曰我聘于張又誰適乎姑衛夫人迎以歸守志終身宏治壬戌旌其門

趙氏名巧雲曹縣人郭憲妻夫卒守節正德六年流賊入其家欲污之趙氏曰吾孀居十八年矣今豈受汚辱按劍厲聲誘之終不從而死旌表其門

趙氏汝上人張鳳翥妻嘉靖五年夫疾語趙曰汝年少雖有女不可恃以終身趙爲佯答夫方迷亂將絕趙卽縊死頃之夫復蘇家人語之夫遂瞑日後合葬焉旌表

氏姓譜

卷五

十七條

趙氏

五

趙氏名貞娘泰寧人適陳顯生二子其一尙在襁褓而夫沒矢死靡他勤紡績以養舅姑克盡孝道孀居六十餘年始終一節成化初事聞詔旌表之

趙氏翟軾妻德安所千戶趙威女軾卒時年二十一無子依母居性純靜寡言年踰六十病家人勸之視脉曰吾手平生不近人也不藥卒嘉靖申旌

趙氏臨桂人周之卿妻生子名命新甫五歲卿病篤謂趙曰吾病殆莫能興雖親老子幼有叔可栖汝年少家貧宜改適趙曰吾聞女不二夫倘不幸當守子以繼祀未幾卿病卒趙時年二十三哀慟欲絕誓守節子成立孫補弟子員趙猶及見之年八十餘卒

趙氏澧州人贅居守節崇正未流賊寇澧趙氏約居民毛二龔之愉各起義兵趙號寡婦營有衆數百人與賊將連

戰相犄角數月始敗各罵賊不屈死

邵陽人楊純妻也純爲寶慶衛指揮年二十純逝氏
身不入口者三日矢節撫兩孤皆成立長子襲職任平
潘守備次子主簿

趙氏申都妻也少歸申荆釵裙布妯娌化之都貧病相尋
有欲奪趙志者趙以頭搶地求死乃止生子在廷仕中憲
以覃恩封茶人

趙孝女名郡珍進賢趙叔式之女母萬氏正德間叔式以
吏攜家京師萬氏病于僦舍郡珍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
累月萬歿郡珍痛母客死願以身從先與父訣一日晨起
奠畢縊于寢房詔旌其門

趙氏東鄉人年十七歸李正一半載而夫亡誓死守節年
七十餘終吳康齋有白曰堂堂照貞節董狐直筆更須收

氏姓譜

卷三

十七

趙氏

本

之詠

矯氏風俗通晉大夫矯父之後

歷代名賢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
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
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先于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
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
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
迹亦有理國養人施于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
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
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
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

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于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

繞氏秦大夫繞朝之後也

歷代名賢

周

繞朝秦大夫也康公七年士會在秦晉患之使魏壽餘僞叛以誘士會壽餘請以私邑自歸于秦公許之公師于河西將受魏邑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公使士會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士會遂歸晉

矯氏音矯高陽氏之元孫矯牛之後舜之祖也禮記有矯固漢有逸人矯慎望出扶風

氏姓譜

卷五三

十七條

矯氏至六

犀氏卽犀字戰國策趙有大夫犀賈

紹氏見姓苑

表氏見姓苑明有表貢

兆氏見廣韻

曉氏

島氏

肇氏

羔氏

鄒氏

烏氏

桃氏

小氏以上俱見姓譜

氏姓譜卷百十三終

